

續古文辭類纂

冊  
三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五

下編之七

雜記類

湯潛庵石塢山房圖記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初任江

西嶺北道告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辭官至工部尚書諡文正從祀孔廟有湯子遺書

吳郡山水之佳為東南最而堯峯名特著者則以汪

鈍翁先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辭官

讀書其中四方賢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其一言

以自壯而鈍翁常杜門謝客有不得識其面者則徘徊

澗石松桂之間望煙雲杳靄悵然不能去也以此

鈍翁名益重然亦有病其過峻者矣王子咸中舊家

吳市有亭臺池館之勝一日攜家卜隣構數椽於堯

峯之麓曰石塢山房日與鈍翁掃落葉烹茗嘯歌

晏息乎塢中鈍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贈之稱相

得也鈍翁應召入都咸中復從之舍舟登陸千里

黃塵追隨不少倦。蓋其有得于鈍翁者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于城西草堂。讀其所爲堯峯山莊諸詩。慨然欲往游。不果。至京師。始與咸中相見。叩其所學。大約以鈍翁爲宗。閒出其山房圖請記。余旣心儀其爲人。而又自悔不獲身至堯峯。以觀其所謂文石乳泉者。猶喜得于圖中。想見其藤門蘿徑。芒鞋竹杖。相過從吟咏時也。乃撫卷太息者久之。昔王摩詰輞川別業。山水據終南之勝。時有裴迪。以詩文相屬和。至今覽其圖畫。所謂斤竹嶺。華子岡。彷彿猶想見其處。摩詰在開元天寶閒。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詞之工。猶爲後人所豔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潔。學術之正大。有非摩詰所敢望者。咸中志趣卓然。其所進未可量。或亦非僅僅裴迪比。其見慕于後人。更當何如也。故爲之記。

朱竹垞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宮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趙安仁。王日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真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仁宗手詔有云。老臣朕之所眷禮也。故于引年辭疾者從其請。增其秩。給其奉。加恩及其子孫。遇大禮許綴舊班。失儀勿劾。宋之敬大臣。體羣臣。可謂至矣。舊制在京曰內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元豐再定官制。緣祖宗所設不廢。居是位者。食有奉。衣有綾絹羅絲。兼有餐錢。相循爲佚老優賢之典焉。杭州洞霄宮自熙寧初。設有提舉。高宗南渡。特改內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歲有其人。稽之國史。合之野紀。其先後

倫序爵里姓名猶可得而考也。康熙癸酉九月予尋大滌洞天。閱鄧牧心所撰志。建炎以後主是祠者前言往行均未之載。并爵里姓名亡之。堂中止設昭武李公新安朱子二主。因語道紀司遺獻不宜湮沒。許爲補錄書之。壁歲華荏苒一十四年。乃始具錄寄之。自建炎迄咸淳凡一百一十五人。嗚呼。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致自殺。其得安車駟馬。賜金歸里者。幾人哉。南宋諸公。獲退保祠祿。不可謂非厚幸。然迹其避賢者。路未必皆安。于義命有再出而僨師辱國者。百世而下。公非公是之心。人皆有之。安能箝天下之口。而淆亂其功罪。易之傳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升而不已必困。君子所貴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若夫趙嶸。胡交修。李正民。以集徽猷閣待制。季陵。以右文殿修撰。衛膚敏。沈晦。以集

英殿修撰法原以顯謨閣待制紀傳概書曰提舉竊疑所充乃提點主管之職與提舉蓋有別矣至于文公當日第主管崇道冲祐雲臺崇福太乙諸祠提舉鴻慶一宮未嘗主此地事從其實故不書康熙四十六年秋七月前翰林院檢討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入直南書房纂修明史一統志秀水朱彝尊記朱竹垞尚書杜公疆理記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廈門以次列戍於時總督福建軍務都御史臣啓聖上言今投誠之衆率前遷徙界外之民勒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復去爲盜莫若以界外田地按籍給還并弛海禁收魚鹽之利給軍食疏下廷臣議僉持不可二十二年夏靖海將軍臣琅克澎湖島秋臺灣平捷書至皇帝嘉悅解衣賜琅并製詩褒美焉誕諏吉日告祀

孝陵冬十月戊寅 皇帝若曰海孺之弗靖權畫地

以民遷民之蕩析朕畫傷于心久矣茲海滋永清界

外田畝宜給還耕墾咨汝工部侍郎世鑑副都御史

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內閣學士石柱偕往

閩粵欽哉其善體朕意定軍之制圖民之艱於是杜

公拜命出是月己丑發京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

皇帝申命進公工部尚書公乃諏日展界自欽州之

防城始遵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六所一

十七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

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

懸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之疆理復矣自福寧州西

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衛四所

五巡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

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懸軍之營三十三



而福建之疆理復矣。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跋  
涉。不啻三萬里。蠻煙瘴雨。毒霧之交侵。蛇蛟之屢舞。  
公與僣僕六七。臥起油幕。虎觸其藩。不懾。鬼嘯于林。  
不驚。僉謂公之大勇。賁黷莫及。行則射麋。以爲糲。絳  
蕉。以被體。安于惡衣食。而不求溫飽。忘一身之辛劬。  
勞來安集。俾氓反其宅。商趁其墟。苗秀于田。水歸于  
壑。牛宮豕圈。鷄栖鴨闌。各得其所。甫終歲。告成于無  
闕下。公雖不自言功。而功已蓋於南國矣。當周盛時。  
召康公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懷之曰。昔先王受命。  
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  
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  
公奏績于先後者。公以一人兼之。宜爲至尊注意。  
而六卿掌其四也。公旣歸田。考終。特未邀易名之典。  
彝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國史。因追

憶聞于公者。麤舉大綱作記焉。

朱竹垞萬柳堂記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石也。稍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甃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卽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燕游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於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

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勳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荆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恆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彝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觀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別業。循階以登。徑之翳者當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圯者當葺。公輟不治。顧專力于是。則以冶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爲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

珍做宋版印  
而不去。彝尊、稚鄙無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爲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于耳焉。

姜湛園十二硯齋記

余至京師，交汪舍人蛟門，聞有所謂十二硯齋者，輒欲一至其處。舍人曰：無有也。硯者，吾夢也；而齋者，吾所假於大司馬梁公之館，以挈吾妻子與奴婢所朝夕而處者也。自吾之來京師，攜一硯，粗理而不受墨，其旁緣缺然，吾挾貲以僦人之居，則朝至而夕徙，然而硯者，吾之所癖好也。嘗夢得之，其數十二，故以名吾齋。聊以寄吾生平之趣而已。余曰：善哉！子之所託也。今夫汙汙而生者，其所需於物者，寧有涯耶？膏澤取於天，貨財取於地，日用玩好耳目之養，取於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草木之繁夥。若是者，何一非假之於

物者哉。及其事去時移。則向之所需。泯然無一存焉。已。夫且與物而俱化。而愚者妄信之。以爲實然。且執之以爲己有。庸詎非大惑歟。夫日中而行。索夢於途之人。指逆旅而號之曰。吾廬也。則人必溺然疑之。而不知吾生之孰非夢。而吾所居之孰非逆旅也。不亦悲夫。若知凡物之本非吾有。吾皆得資之以爲吾用。此其爲樂。豈不大哉。其處也。仰而採於山。俯而汲於泉。煙雲足以資吾之懷抱。琴書足以供吾之嘯傲。其達也。宮室帷帳以爲安。黼黻旗旂以爲飾。鐘鼓筦絃八音之備以爲樂。肥甘以爲吾之飲食。而輿臺以爲吾之使令。彼其初皆非有與於我也。而吾皆得而有之。其得之以爲固然。取之不知其爲誰予。終身享之而不可以厭。是尚不知吾身之爲吾有也。而況凡物之自外至者乎。故曰。身者。天地之委形也。知身爲吾。

之所本無與物之原未嘗爲吾有以無有遇無有則  
汜然而若辭充然而不居若是者以語于道則幾矣  
然則舍人疇昔之夜殆非夢也子之硯固在而子之  
齋固不待假而有也予以舍人爲知道

得莊生齊  
物之趣

胡稚威蒲州府復涼姚二渠記

蒲晉之坤河帶如玦川在州域北汾南涼涼自唐都  
督薛萬徹導水夏縣至臨晉西委張澤入於河解之  
平陸泉出橫嶺澗合溪赴會流以盛隋都水姚暹渠  
引焉至蒲虞鄉縣澤首受亦西入于河然暹所引本  
北魏永豐舊渠而酈善長謂涼水西逕郇瑕又西南  
逕張揚城屬於陂則非萬徹暹所始營唯二渠源瀆  
山谷悍挾泥沙時時帶不循其理久益爲變暹徹所  
以條其攸歸必使之復去害致利以予其民宜著史  
書稱名勿絕至今渠自兩人後開塞幾變近廢不治

瘡甚而張澤者卽善長書涑所屬陂今以爲湖變其名五姓湖故瀦渠郵以輸河涸三數十載鯁前時入河道凡二渠積闕流當就湖者或不能至若夏秋會甚風淮雨噓漲鼓怒涑衝暹渠力併壯決敗解鹽池蕩廬稼駿撼郭邑因飈注湖莫有洩容游波踔騰四齧原陸蒲解之人用爲困河東兵備道喬公涖蒲三年政理孔成邦俗大和前寧武太守周侯用循賢移知蒲府事相與謀吾民幸保生聚樂安業今數縣氓庶釋咨畢恬猶若未者且解池繫國賦鉅唯水是病卻蓄底輯使無濫沈川瀆順性歲種時慶經務之要莫急且先乃召父老告以渠河興罷孰利咸曰苟導復之利世世於是計涑與暹渠左右夫家其田漑潤得及者率戶役焉其非蒲所治而統於河東爲解州以畀其守其在蒲縣四曰猗氏臨晉虞鄉永濟周侯

董其令分主之。以爲禹治水。施先下流。湖渠同時。乃  
畚乃鑿。乃疏乃穿。乾隆甲戌春正月。水功是興。逮四  
月。成。自解安邑屬蒲永濟三百餘里。循渠樹防。翼翼  
傑傑。式砥式遏。而邸家營者。介虞鄉猗氏勢。尤南庫。  
異時。涑橫擣入里。爲巨浸。狂溜勇洶。地益底深。岸高  
下絕懸五六丈。崩口不可塞合。周侯謂此涑要害。如  
軍陳攻守。必爭險勝。出俸錢買其傍田。盡土實之。奪  
其凶門。卒杜服上。爲其隄。崇築加仞。厚固彌鞏。責官  
吏以時衛。於是憤帖鬱宣。潦縮其暴。乎野者。壤出其  
淪。於墊者。昔若食得。饑茲委壑。如紡土燥。厥穉復於  
田。耕塗。懽里歌。忘其恐難。方役之興。公及周侯躬巡  
渠所。勞其人。勿怠。日夕旣訖。徧酒肉。賚賜慰遣焉。今  
夫去疾病而復於壯者之爲復。國地失而復克取有  
之。之謂復。城郭道路。陂澤隄渠。其旣廢而治興焉。之



謂復修其圯攘其患用其利猶起膏肓奮武烈均乎  
大庸予診斯謀美河東公功太守侯之勞烈同德協  
慮康享斯民視暹萬徹所爲尤有尚思揚其光嘉昭  
無休且告繼爲政者斯循之亦克保奠以終永厥緒  
毋墮

姚姬傳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丘明傳春秋  
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衰取其文其後禮  
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  
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  
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  
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  
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專門及末造鄭  
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

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蘄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撝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撝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撝約之才。志學不怠。又智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

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撫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撫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峴亭記

余父諱鼐。錘山西南隅。而率蔽於牆室。雖如布政司署。

金陵四方皆有山。而其最高而近郭者。錘山也。諸官舍悉在錘山西南隅。而率蔽於牆室。雖如布政司署。瞻園最有盛名。而亦不能見錘山焉。巡道署東北隅有廢地。昔棄土者聚之。成小阜。雜樹生焉。觀察歷城方公。一日試登阜。則錘山翼然當其前。乃大喜。稍易治其巔。作小亭。暇則坐其上。寒暑陰霽。山林雲物。其狀萬變。皆爲茲亭所有。錘山之勝於茲郭。若獨爲是亭設也。公乃取見山字。合之名曰峴亭。昔晉羊叔子督荊州時。於襄陽峴山登眺。感恩今古。史旣載其言。

而後人爲立亭曰峴山亭以識慕思叔子之意夫後人之思叔子非叔子所能知也今方公在金陵數年勤治有聲爲吏民敬愛異日或以茲亭遂比於羊公峴山亭與此亦非公今日所能知也今所知者力不勞用不費而可以寄燕賞之情據地極小而冠一郭官舍之勝茲足以貽後人矣不可不識其所由作也姚姬傳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乙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

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儻。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

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

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典要疑括。余以同治五年從曾文正公登岱。觀日出。讀此

益服其狀物之妙

### 姚姬傳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礪石為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澌徹。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為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驚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尻有泉。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墁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為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

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沂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穎。子穎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沂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姚姬傳寧國府重修北樓記

佳山水名絕著爲古今賢士君子所頌歎。四海之內。可百餘區。雖其所以稱盛之故。大體略同。而其間各負絕異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儷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遇。覽天地之至文。以養神明之用。是爲智而已。若夫較量優劣之論。則智者所不爲。余素持是論。往時丹徒王禹卿侍讀。最取其說而稱之。今夫江以南列郡之名樓。鎮江有北固。寧國有北樓。其山勢皆自南入城。陂陀再聳。樓當城北。而面南山。此圖可傳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獨絕之異境。非親覽不知。圖與言不能具也。此一二樓皆在太守署內。余嘗數至丹徒。不識其太守。不獲登北固。幸識寧國太守魯君矣。而余足迹未至宣城。二地之勝。故皆想慕而不見焉。嘉慶十一年。魯君爲守之。三年。治內謚安。惜故北樓之頽。敝命工飭之。



既竣以書告鼎使爲之記。余謂君賢明仁決善吏事而能文章。可謂智者也。又王侍讀弟子。家於丹徒而臨宣州。其成是樓也。余雖未登而能用吾意以觀於其閱。將以踰越謝元暉李太白之所舊得者。非君而何。爰書以爲之記。君名銓。乾隆庚戌科進士。其樓之落成。在嘉慶十一年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迂。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尚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爲書者。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

之北將為之名一日得尚書書快兩堂舊扁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為書自娛於其閒或譽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鳥穀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之邪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尚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為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梅伯言吳淞口驗功記

太湖三萬六千頃以經流達於吳淞吳淞首枕太湖尾掉黃浦互三百餘里入海源長流鋪非洪壯闊深不足以吐納靈湖網絡神委明嘉靖初一治於官一濬於私後曠不修喉吻縮蓄浦激差互芟葦怒生高卑平夷水旱皆困安化陶公巡撫江蘇以道光七年冬十二月奉命淪疏時羣情獻疑或守卑論或求

新功爰斟酌古今延覽地形以為徙武康紆溪穿新

渠言失之鑿廢吳江全邑以濬松江言失之縱遷沙  
村鑿千橋開白蜆徙湖委於青龍言失之擾而元時  
疏黃浦至新洋功施卑卑不利洩宣又失之率乃鳩  
工立程爬抉填淤鏟咋曲岸惟其寬深無改故渠巨  
阜連隴神移鬼推盤盪涓澮雲解天動不踰三月水  
工蕝事擇期驗功於吳淞口時當春和桃楊獻新水  
光納天積葑雲卷龜魚舒波望墟永歸千帆怒張如  
馬縱野農利普存歡謠載途公顏載愉詩紀其事和  
者千焉雍雍乎元臣之訂謨吉甫之清風也乃屬曾  
亮實事以紀則道光八年九月之十日也

管異之餓鄉記

管同字異之江南上元人道光  
乙酉舉人有異之詩文鈔存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  
然自稻梁麥菽牛羊雞彘魚鼈瓜果一切生人之物  
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

然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  
割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  
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  
擲揄之態無至吾前者。儻然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  
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靳勿至。不幸而幾至  
輒自悔爲人動。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  
至是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  
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  
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  
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爲賊臣趙  
盾所阻反感盾恩爲所用。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  
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爲賢輒  
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爲大賢原憲爲次。三子者皆幾  
至是鄉而猶未達。及至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

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爲畏塗。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遞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爲之記。

摹擬醉鄉太似然  
格局較爲整飭

龔定盦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輳，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實其閒，如因兩山以為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入達嶺。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入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入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入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二年建自入南口，流水齧吾馬，蹏涉之。璣

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湫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肩行時時橐駝衝余騎顛余亦搗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尚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彘者相搗戲乎萬山閒生我 聖清中外

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网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閒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其民皆言是明時脩徵稅吏言吾固知

有閼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  
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為險之世有不大駭北兵  
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全道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岳州城南呂仙之亭當南津港口古所稱滄湖者水  
反入為滄城東南諸山之水自南津西北趨湖湖水  
起則東南入山盡十餘里皆湖也故山水之勝亭兼  
得之由亭中以望凡岳陽樓所見無弗同者而青蒼  
秀映之狀幽賞者又宜之至於為月夜泛舟之遊無  
風波卒然之恐惟亭下可也唐張說為岳州刺史與  
賓僚遊燕多在南樓及滄湖上寺見其詩中南樓即  
岳陽也寺今尚存而亭踞其左阜稍前相去裁數百  
步寺之勝已移於亭矣然岳陽樓之居城近自唐以  
來名賢學士皆登而賦詩其上播於古今盛矣亭之



興後於樓。其去城且三里。四方之客過郡。旣登樓。莫  
亭之問。以此不若樓之有名天下。而基高以敞。亦複  
其上爲樓。有連房。容飲席。及臥宿。逾於岳陽。而遠市  
囂。少雜遊。亦處地之善也。呂仙者。世所傳洞賓仙人。  
一號純陽子。唐末人。其蹤跡故事。在岳州者頗多。蓋  
嘗有三醉之詩。故岳陽樓塑其仙像。又有城南遇老  
樹精之語。則此亭所爲作。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城  
南白鶴山有呂仙亭。亭之始自宋也。後乃增大之云。  
余自少時。性樂放遠。入郡多寓亭下。近更兵亂。亭燬  
矣。道士李智亮募貲而復之。智亮有才能。樓加其層。  
廣亦過舊。亭廊旁廓。歷歲克成。以余之夙於此也。求  
爲之記。余惟神仙之事。茫哉孰從而知之。揚子雲曰。  
仙者。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秦漢之君。以求仙荒  
遊。卒無所遇。唐士大夫。喜餌金石。多爲藥誤。小說載

唐時仙者甚多。皆妄陋無稱。而純陽氏之名獨雅而著。余觀張說岳州諸詩。屢有言神仙者。時未有純陽氏。而岳之湖上。固傳有仙人往來之語矣。得非隱人高士。出沒江湖間。人乃目之爲仙與。抑湖上諸山。磊磊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有海上蓬萊之思乎。蓋仙者。可以不學。而意亦不能無之。若山川奇異幽遠之鄉。使出世之士。俯仰其間。必將有恍惚從之者。果有與無。俱不足論也。余昔在亭。見老張道人者。鍊形最久。能以氣自動其兩耳。後竟以老死。而其徒方東谷者。不學爲仙。獨能飲酒。余至。則與之皆醉。吾聞呂仙仙於酒者。今智亮其爲仙耶。爲酒耶。余雖老。不喜入城。猶願得遊處亭下。如往時也。

曾滌生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

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垌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芴齋齋後傅以小亭曰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塢迤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

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驍然若割肝膽。而判爲楚越。終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二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羣疑衆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裸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啾瑯。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蠶感。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達衆之驩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傑用兵。或做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死者。寧皆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

境雖處富貴賤貧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爲發其凡焉

曾滌生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

道光三十年廣西賊首洪秀全等作亂咸豐二年二月十日陷我金陵據爲僞都官軍圍攻八年不克十年閏三月師潰賊勢益張有衆二百萬擾亂十有六年省同治元年五月浙江巡撫臣曾國荃率師進攻金陵三年六月十六日於鍾山之麓用地道克之是歲十月修治缺口工竣鑿石以識其處銘曰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曾滌生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

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爲僞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於難當是時天子已命向榮爲欽差大臣自湖北

逐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

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犄角未幾揚

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爲亂攻陷

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羣賊移據瓜洲四年

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

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寧

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沒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朝廷命和春爲

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樑爲總統。七年冬。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洑洲。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羣萃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衆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

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勦。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卽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旣又遣和春赴援廬州。寧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三千里。孤軍轉鬪。累月不歸。餽餉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煙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闕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汎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遽返。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



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犁穴擒渠，策勳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析南奔，死亡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駭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旣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旣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

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二二  
月江寧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  
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寧  
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  
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寧國及浙江等處者又  
西一室祀鎮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  
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  
工既竣粗為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  
勞攻牢保危之策將具於國史茲不復備述云

似子長深厚似孟堅繁而能潔  
贊而不俚唐宋大家無此境也

跌宕

曾滌生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  
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面顏焦萃諸將枯瘠神色非  
人蓋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

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覽戰爭之遺蹟。彭君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攢以小營障。以長塢。磬石如鐵。掘塹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初。始克江甯鎮。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湜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甕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而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黃潤。昌等

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隕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焉。其穿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慙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歎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毓橘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殆於途。近縣之藥。旣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僞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蝥傅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櫓楯。挾西洋

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鎗傷輔頰。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弟貞幹諡也。連捷之言曰。李曾解圍去後。率衆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輩救援江北。旣解石澗。埠之圍。破運漕。桐城。聞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衆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鮑超之軍。亦困於甯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羣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

而遣南柱與朱洪章羅洪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  
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  
或挫一夕數起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  
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  
於是國荃與諸將並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翦伐沿  
江諸城凋喪尚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  
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  
終今存者幸荷國恩封賞進秩而沒者抱憾無窮  
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  
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疏上聞制曰  
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  
一千六百二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甫歷三載楹棟  
枉橈牆宇敝墜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議廓而新之  
基局固護籩豆有嚴國藩乃追敘所聞於諸君者而

系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  
身殄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  
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祕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  
上盟有昊昊天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順阨我千艱  
狂寇所噬刈人如菅沱厲乘之積醜若山偉哉多士  
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鑿彼巧偷守茲貞拙  
縷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城獲醜捨王寵賁冥漠  
千禩馨香新廟孔赫爨學將將天子之錫烈士之  
光

曾滌生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  
旣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爲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  
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

國藩奉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洑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功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衆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伏。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礮未攀。駢尸山積。或連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洑洲之役。攻剿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



賊以短兵鎗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師。如福山之役。輕舟顛簸於海濤颶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況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屨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

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顛己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朝廷開方略之館。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麤述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怵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做畏云。

曾滌生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

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

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釀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爲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現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輩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剿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燬旣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湘勇以從於是大雋於岳州克武漢下蘄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

信州甯州。又以其閒。由江還鄂。掃蕩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閒。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果公啓江。暨巡撫蔣公益澧。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閒。先後徂謝。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庳。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沒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

毅公亦戰沒於閩。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捻匪於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湜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入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主。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

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麤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場者。尚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曾滌生江甯府學記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甯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廡。規制麤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荷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賡續成之。鑿

泮池建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官之廡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暨知縣廖綸參將葉圻旣敕旣周初終無懈冶城山顛楊吳宋元皆爲道觀明曰朝天宮蓋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時而涓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鍊丹燒汞采藥飛昇符籙禁呪徵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清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櫛比鼓舞吐庶咸豐二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緒餘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

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并見摧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恟羣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殛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慝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灑掃沃盥。有常儀。羹食肴載。有定位。綏纓紳佩。有恆度。旣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二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



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袤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斲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修焉而爲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旣成。則聖人雖沒。而魯中諸儒。猶肄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不絕。又烏有窈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吾觀江甯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清靜無爲之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已峻拒而

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兵革已息。學校  
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聖朝。匡直之教。下  
以闢異端。而迪吉士。蓋廩廩乎企嚮聖賢之域。豈僅  
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曾滌生靈谷龍神廟碑記

龍於古不列。祀典國有大水。智者不祭。或有旱暵。圭  
璧祈禳。亦不及之。漢世儒者。以龍能興雲致雨。乃別  
四時方色爲象。土禺繒績。有禱輒應。其後五龍九龍  
之堂。浸作祀事興矣。國家褒崇龍祀。祭式祝號。一  
準王儀。自京師黑龍潭。暨各行省。皆立廟虔奉。甘澤  
時降。人蒙其庥。金陵省治之東。有泉曰八功德水。出  
於鍾山之陽。靈谷之寺。舊有龍神祠。屢獲嘉應。洎兵  
興。祠燬。壇宇蕩然無存。同治六年。自春徂夏。數月不  
雨。崇禱之術。旣窮。國藩乃與布政使李君宗義。督糧

道王君大經鹽巡道龐君際雲先後求諸靈谷之神。四祈而四效。旋叩而立應。最後甘霖滂沛。坵壤膏流。槁苗勃興。嘉蔬蒼蔚。陂澤旁匯。魚鼈謹泳。歲仍有秋。民用康樂。於是乃相與重構斯廟。以報賽而妥靈。焚燎堅致。黜堊無華。取足嚴裸獻之儀。酌質文之衷而已。蓋金陵自六代以來。號爲名都。梵宇琳宮。震耀今古。黜戚甲第。湧殿飛甍。往往數千百年。遺構尚存。獨至粵賊洪楊之亂。掃地剗除。無復一椽片瓦之留遺。卽靈谷寺屢興屢廢。亦無似此次之澌盡者。今龍神廟麤立基緒。而全寺之踵修。名蹟之興復。不知更待何年。易稱龍爲乾德。萬物資始。厥施甚普。自今以往。意者百工雲興。日新月盛。將盡還承平之舊乎。斯固守土之吏所寤寐誠求者也。

左季高飲和池記

輪挹河流。上西城。傍堞池行。東入節園。園西北阜。壘石峻。嶒高逾仞。疑積石也。阜下搏泥沙。煨石爲灰。劑爲三池。款之靜極。明生黃。變爲碧。如湘波然。繞澄清閣。供烹飪。汲飲灌溉。暇遊其上。謀目謀耳者。應接靡暇。樹石其髮膚。風其態度。月其色。或作響如球鐘。或涓涓如笙磬。則其聲也。禱曰。河伯巧我多矣。其有以溉吾人民。池溢北出。少東。迤而南。繞瑞穀亭。如經三受降城。曲折銀夏閒也。又南趨隆阜下。如出壺口。過龍門。而面二華。渠中石起。上立數石。則底柱然。遵射堂東而南。清流汨汨注大池中。命曰飲和。與古之大陸。何以異也。用工萬九千餘。皆親軍力。未役一民也。用錢五百餘緡。使者之俸餘也。彌月畢工。役之征繕之暇。未廢事也。呼民取飲。則餅壘瓢勺。罌盎之屬。早具。乏者或以織柳之器來。或手掬而飲。老者弱者。盲

者跛者。羣熙熙然知惠之逮我也。記此落之。凡有事於此者。條其銜名碑陰。歲在元默。涪灘。月紀屠維作噩。

鄭子尹巢經巢記

非居盛文之邦。或游迹遍名會。或膺朝省碩官。其人自負學好事。而雄於財。又親戚僚友子弟。力爲羅擿。貴鬻轉鈔。無不如志。不能名藏書家也。余幼喜汎窺見人家稍異者。必盡首末。稍長。讀四庫總目。念雖不得本。猶必盡見之。裹足牂犍叢山之中。家赤貧。不給饘粥。名聞不到。令尉相過。從不出閭里。書師齊秦吳越。晉楚之都。又無葭莩之因。可藉據蓄念也。凍餒迫逐。時有所去。去卽家人待以食。歸而顧擔負色喜也。解包。乃皆所購陳爛。相視爽然。而余常衣不完。食不飽。對妻孥。脉槁寒栗。象亦每默焉。自悔。然性終不可

改易迄今二十餘年矣。計得書萬餘卷。漢魏後金石文字。皇宋元來名人真迹。又近千卷。雖不能名藏家亦多矣。其得之之難。為何如哉。玉川子欲拾遺經。巢之空虛。誠貴之也。以余得之之難。其視玉川之貴之。又當何如。儼寓夷牢水上。若羈禽無定棲。因以巢經巢名所寄之室。嗟乎。書猶財也。當其無。百方期有之。有而僅攝緘固鑄。不為己用。則反不若不為累。或用而僅罄之。居服飲博。淫蕩無益。亦未見為能用也。聚書而不讀。與讀之而不善者。何以異是。夫聚而不讀。猶不失為守財之俗子。至讀之不善。斯敗家辱宗之尤矣。致足於外。而不求足於內。則是外物者。又安見其可貴哉。昔陸務觀為書巢。入其中。不辨奧窔。而卒以浮文誕詞名。至記南園為世詬病。下民侮予。或亦其不善讀書之招也。可無懼乎。

鄭子尹梅岐記

岐卽所謂側掌而襠臍者也。南於墓徑可百步。高與臍等。而掌末適直墓門。山蓋得此。乃環合而雄深。其中始圓窳。可田可池。無則枯短直露。舉不足觀也。初土人鏟腰爲田。庚子秋。余得之。始復舊。相其勢。若植巨木。則婉秀爲所奪。且前山之雲委而波屬者。皆蔽矣。乃種梅焉。至今四年。於是岐之上。乃無非梅者。梅之初也。府君蓄盆梅一。修踰尺。大如指。千葉而白花。一日。先孺人撫而言曰。凡物皆有全量。使天闕不盡其性者。皆人爲害之也。因出植籬間。越年。其條大發。又越年。行樹下。而冠已無礙。余因雨水前。削枝之。近土者半。夾以石。深擁之。期年發。擁其根者。二而得一。或二焉。乃斫而樹之。樹者。又如。是分之。因是堯灣寓宅。多有梅。其祖樹。當丁酉六月。花一枝。是秋。余舉於

鄉及庚子先孺人棄養遂不花明年乃枯以死木之  
可感也如是今此峽之或喬或稚者皆其子孫也憶  
余在十年前結草亭於寓東大棗下左右植梅五六  
株割前之田爲方池中菰蓮而上萱柳每春夏葉茂  
枝撐相交一亭皆綠先孺人或坐梅下紡綿績麻或  
行梅邊摘花弄孫子及秋霽冬晴則又架竹槎枒閒  
曝衣襦乾旨蓄徐徐然來往其際亭之外皆圃中植  
者患防菜則以余酷護也時余出稍芟之家人閒舉  
以爲笑至今皆移來此其某株爲所倚而撫者某枝  
爲所芟者某槎枒爲所架竹者宛宛皆能記憶而據  
峽北望纍然一邱音容莫復徒使茲峽爲瑤林爲雪  
海過焉者嘖嘖道山中之勝能無悲乎詳述之以見  
諸梅之能盡其性者皆出自先孺人手也峽者寓陟  
瞻之意峽同字義蓋依毛詩云按子尹望山堂記  
云望山堂子午山



舊名也。其義莫可根詰。山韶與隱秀抱以二臂。右者宛宛乎若垂腕側掌而襜其臍也。太孺人墓於臍。記之。首句義如此。

郭筠僊王先生祠堂記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

即有養知齋集

自有宋濂溪周子倡明道學。程子朱子繼起修明之。於是聖賢修己治人之大法粲然昭著於天下。學者知所宗仰。然六七百年來。老師大儒。纘承弗絕。終無有卓然能繼五子之業者。吾楚幸得周子開之先。而自南宋迄今。兩廡之祀。相望於學。獨吾楚無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學之士。無能講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顯於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豈非其人哉。先生生明之季。下逮國朝。抗節不仕。躬涉亂離。易簡以知險阻。通德達情。既誠以明。而其學一出於剛嚴。閑深肅括。紀綱秩然。尤心契橫渠張子之書。治易與

禮發明先聖微旨。多諸儒所不逮。於四子書研析尤精。蓋先生生平窮極佛老之蘊。知其與吾道所以異同。於陸王學術之辨。尤致嚴焉。其所得於聖賢之精一。皆其踐履體驗之餘。自然而愾於人心。至其辨覈名物。研求訓詁。於國朝諸儒所謂樸學者。皆若有以導其源。而固先生之緒餘也。先生所著書。存者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書佚者又十三種。始刻之衡陽者五種。善化賀耦畊先生刻之貴陽。又二種。新化鄧湘皋先生刻之湘潭。別爲二十種。旋毀於兵。湘鄉曾沅浦宮保再刻之武昌。合五十八種。二百八十二卷。凡歷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顯。鄧先生始謀建祠衡之故居。不果行。竊嘗以爲有宋諸儒之崇祀。類由門弟子私祀於所講學地。及所蒞仕之州邑。旣久而彌光。先生伏處窮山。無友朋之討論。無門弟子

之推崇。潛德闇行。慨然以斯道自任。無所求知於人。其書晚出。天下之士。皆知貴之。吾楚或不能舉其名。蓋其遇視有宋諸儒爲尤艱。而心尤隱矣。同治庚午。嵩燾掌教城南書院。始言之中丞劉公。爲建祠南軒祠之旁。而成君果道羅君世焜。實先後董其役。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以上溯五子之傳。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後諸儒所及也。儻亦先生之遺意也。與。

氣盛辭雅

劉霞仙繹禮堂記

物生而後有倫。倫立而後有法。法修而後有教。詩書禮樂。皆聖人因倫物之粲殊。立法度以垂教者也。予讀儀禮。郊廟邦國之大。居處服食之微。鬼神祭祀之

幽莫不明著等威彰示節文使各有所遵循而不踰其矩以是知聖王綱紀天下所以範民心思耳目而納之軌物意義深矣士之生其時者有動作威儀之則以閑其外有道德仁義之訓以養其中其君子被服雍容敬慎以成其德其小人亦謹守法度而恥納於邪故成康之治稱爲至盛則禮教之浸淫於人心積久以成風俗豈一朝一夕之故歟東周以降上多失德之君下無名世之佐人紀紊而禮意寢微然其時朝聘會同以及戰陳干戈之際猶必誦說先王陳典禮以決得失勝負之數至於執玉高卑俯仰之容或愆其度君子猶以觀德厚薄而休咎之徵亦果應之則知聖王所以定志凝命養人心之和平至五六百年之後敬怠斂肆尚警動於不自覺傳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何其神也漢承秦

燔書之後。禮經殘缺。諸儒掇拾煨燼。存什一於千百。微言幾於絕矣。雖有願治之主。慨然復古之思。然文獻無徵。抑無以備制作之德。卽其勦襲前聞。緣飭經術。亦數陳而義失。未合而本離。唐宋以來。得失之數略可覩矣。由是政治隆替。特隨世運。推移遞升。遞降。無與維持於不敝者。治術所以趨於苟簡。民俗所以卽於澆漓。曾不百年。盛衰異視。亦理勢之必然者歟。昔之君子。蓋有憂之。網羅舊文。列爲經傳。以著古昔。哲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將以儀型四方。網維萬事。後有王者。取而讀之。由幹以達枝。窮源而竟委。則古人所以制治保邦。化民成俗之意。可坐而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盛治。可端拱而致也。卽或聖伏神徂。曠絕千祀。然日月經天。江河緯地。乾坤未毀。固將百世俟之。予生也晚。不及躬與斯文之盛。少承庭訓。篤

好禮書。遭時多艱。濫竊祿位。馳驅鞅掌。不遑安居。然  
抱此區區。未嘗一日或釋。近獲歸休。竊窺墜緒。迢迢  
千古。獨契予懷。於是始作繹禮之堂。取周官儀禮經  
傳。及杜君卿氏之通典。江慎修氏之禮書綱目。秦蕙  
田氏之五禮通攷。陳諸几案。朝夕紬繹。而詠歌之上  
窺往聖制作之原。下較百代修廢之迹。與旨宏綱曠  
然心會。以爲善讀者。抉其精微。綜其條貫。則以進退  
百王。權衡萬變。而莫淆予鑒。卽後世事變紛歧。文質  
異尚。因革損益。不主故常。然大綱之昭垂。莫易曠百  
世而可知也。世有魁儒碩德。篤學嗜古。欲崇德而廣  
業。必於此會其歸。新學小生。詳其品節。服而習之。優  
游矩矱之途。淪浹肌膚之會。亦將由之。以弗畔焉。余  
之樂此而不厭也。舍此欲奚適乎。當春融和。萬景畢  
會。天穹然其上。地隕然其下。山川草木。鳥獸森殖。蕃

滋其文粲然其序秩然於以仰思聖王肇修人紀經世宰物之意先民有作庶幾日暮遇之至若較馬鄭之異同探名物之繁蹟嗜奇綴瑣以資證附則近世小儒有好之者非予志之所存也

汪梅村張楚寶君子居記

余自知駑下不敢軼志於干祿韋昔賢量己守分之訓性愛竹苦屋宇仄隘從友人乞文竹三四竿明年老竹茁筍筍先後次第各森森具凌雲氣不依附於物物亦無攀援之者以爲介節幽韻用自怡懌合肥張子從余游坐竹下譚藝壘壘無與於道也然張子幸有賢父兄知其染余深爲築書堂治城山陰琅玕數萬竿一碧數十百頃張子與其友檢書講藝於其中涼颿徐來戛戛作聲與獻詠若贈答余適往游裴回不能去張子曰余記之余取淇澳之詩名之曰君

子居且謂之曰昔王陽明居龍場龍場多竹陽明作  
茆亭其間日與其徒講學不輟條然若忘身世者名  
其亭為君子亭且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勳德爛然照  
今古而或以為先生講學自此起也且余聞之切磋  
琢磨君子之學也非勁直無以自立不虛其心何以  
受天下之善不靜其氣何以研萬彙之蕃變不疏其  
節目何以網羅一世之英傑而集思廣益道不闕窮  
達願張子勉之以無負賢父兄之期望無若余之頑  
鈍斯可矣

此先生自道所學有序有物文品  
潔淨精微菴竹懿詩之流亞也

孫琴西枵指花館記

咸豐五年七月二十有一日天子移蹕圓明園於

是駕在大內五年矣兩書房翰林直廬在澄懷園者  
多漏敝其可居者諸君或先之於是黃縣相國析其  
居之西偏以居予所謂食筍之齋也屋南向才三楹



其東南小屋數間。南牆下細竹三五十竿。疎風纖珊。青出於垣。當塗黃尚書鉞之所種也。尚書之居。此以種竹故。遂命之曰食筍齋。已而歛程侍郎恩澤。壽陽祁相國。寓藻常熟翁尚書。心存相繼居之。又西入一門。有屋南北向。各三楹。牆復於池。而艾蒿拒戶。其南室之西南。阿桷亦侈矣。荆其草。崇其垣。侈者補之。於是。以妻子居北室。其南以爲退休讀書之所。而食筍齋。設坐以待客。猶相國之舊也。澄懷園。本國初貴臣索某之墅。世宗時。以賜內廷翰林園之周。二里而近。而小山環其外。其中帶以曲池。山蓋鑿池時。畚土之所爲也。園之西南。溝扇子湖之水。以注於園中。而其源蓋自玉泉之山。故水清而甘。園之爲廬。凡七。而皆臨於池之上。予之居。水獨前後匯。故同居園中者。與予皆隔水相望。自予居。出門而右。度石橋。並山以

北循池行二百四十有五步。以至於園之西門。出門而左。亦並山稍東。而北度石橋。循池行二百五十七步。以至於園之東門。池之中多芙蓉。多菱。慈姑。鯉魚。大者二三尺。其山多樗。多柳。多柏。多高榆。多赤棘。予居之南山。有柏四。柳一。而榆最大。鵲營其顛。其北山有柎二。柳二。柏一。樗一。楮一。而榆之大如南山。柎最小。其大者纔逾丈。然程侍郎獨喜之。嘗為之著賦。或曰。侍郎時柎特大。今其存。蓋耕云。而北室之庭有棠。棣。丁香。合歡之花。柎亦謂之櫨。亦謂之樞。亦謂之柎。柎而俗謂之牛筋木。以侍郎之為賦也。故予遂以名其居。謂之曰柎。柎之館。而予友王戶部錫振復為之書以表之。故予遂為之記。

絕似歸熙甫

楊性農常德府署題名記

楊彝珍字性農湖南武陵人道光庚戌進士有移芝

集室

郡之有守也。新故相仍。前後相禪。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其治行在人耳目。褒譏閒錯。胥不得以力取且免。如其政臨古絕尤。上計最遷擢不以限。民未能忘德。譜其治蹟之班班者。刻石樹之五達。歷殊世久遠。猶能誦說其人不衰。若墨而虐其民。民發怒如水火。訕者唾者。訐者不謀而起。俾不得終其任去。裁轉轂閒。輒草亡木卒。遂不能舉其姓氏。有志之君子。審乎此。其亦可以決所去從也。見姣者於市。急欲歸而修容。遇蒙不潔者。則掩鼻而去之。若浼。夫移是情而用之。其美惡之在昔人者。雖上下相望於數百年之久。皆可於己考鏡其得失。是又能自得師之一道也。長白葆芝岑太守兩守吾郡。盜逋姦革。民譽翕然。茲修復郡署。署舊有題名記。昉有明洪武初至嘉靖而止。太守廣其意。續而增之。匪特章往也。風來也將以出。

入省覽見某也有聲施畀來人某也獨無述於後世  
勤勤乎自反自克於二者之間必求充其忿好之心  
以既於實而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  
自省也非卽此意與益歎太守之過人遠矣是爲記

閻季蓉石門縣學田記

閻正衡字季蓉湖南石門人生員官訓導

有明一代之制惟學校最爲純備自漢唐以來未有  
能先焉者也太祖陟自側陋察天下之變階於秀民  
之失職故建制藝以造士使人壹其耳目心思於四  
子五經之書而事雜言龐者不得與也尊學官之選  
優其廩糈高其遷除遇之以賢人長者之儀而使不  
敢自棄於道德廉恥之外故方其盛時冠帶薦笏之  
徒爭自濯磨魁節碩行標映海內及其衰也朝雖崇  
任姦回而直言強諫之君子更仆遞起其窮而在下  
者柄持清議排譏宵醜當是時廷杖之慘酷緹騎之

驕橫日陷衣冠於塗炭之中而不能少貶東林復社之日其流風遺烈可謂懋哉不幸社屋鼎遷淪胥以盡而感憤激發於君國之難者陷膺穴脛視死如歸至不可選紀蓋自東漢節義之隆未能與比並焉嗚呼豈非教澤之懿有以愾人之深而牢結不可解於衷者與國初斟酌明制而益損之其程額也寬其著令也嚴使士植身鬻序之林卽不敢憊然自肆於繩檢之外可謂矯枉而得其正矣然爲學官者爵輕而餼寡出則趨拜承迎於牧守之前而內或妻子饘粥之不給士之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常不樂爲而姑取庸冗罷駑者以充位焉其生徒進謁於門牆擁皋比畫簿籍斷斷然較量錙銖毫末之閒以苟同於商賈後雖欲誘勵而督勸之其勢無由士出於貧約傭筆墨所入僅足自活而又罄其半以贍學師其力有

所不暇。故遊手失業者。涸焉無所依。往往溷列於市。井刀筆之儔。以自污其行。有司操三尺法。南面盛氣。以折辱之。垢首蒲伏。冥不知忤。無他。上之所以待士。與士之所以自待。均出於禮義廉恥之外。雖峻文苛罰。以懲動之。而亦無能矯革也。吾楚自軍興以來。髦傑朋起。聖上廣厲學官之路。增置弟子員。士既沐浴於膏澤。而邦之縉紳髦老。亦願斥其橐囊之贏。以資學官之養。而佐生徒之窶艱者。吾邑當荒遼僻絕之地。遲積至今。始克有成。予既嘉其有以助國家長育之方。而培師儒廉介之誼。因爲序著學校盛衰之本末。以誌人才消長之由。使探風者有所覽觀焉。

道勁似  
半山

### 王鼎丞山右救災記

踰太行而西。南界中條。北薄邊塞。襟汾帶河。皆古冀

州地堯舜之舊都。叔虞文襄之餘烈。於是乎在。其民好深思遠慮。崇節儉。善居積。風俗之醇。著自往昔。聖清有天下。沿明制。設行省於太原。而以巡撫專治之。統州郡十有九。連城百數。歲輸賦稅鹽課銀三百八十萬有奇。而大同平定遼潞澤。東踞太行之脊。首尾相屬。幾二千里。皆依山傍麓。羊腸峻坂。矗立霄漢。巉崖刻削。古樹糾錯。迴谿幽壑。宛澗雲橈。迤北則甯朔代忻。山益高地益寒。霜雪層積。百卉早凋。穹石浮沙。難施耕耨。獨太原平陽以南。地稍平衍。沃壤隩區。居之十四五焉。冀土旣多。磽瘠。居民樸質忠信。奉公惟謹。偶值歉歲。未敢以災上聞。中歲所入。不足自贍。逐末者日益衆。不憚風濤之險。山海之隔。貿遷服賈。輕去其鄉。而大農因地擇賦。他省催科。或課至八九分。於山右則必取盈。自咸同以來。邊陲多事。京營兵

餉臺站支銷。以及本省留防之軍。西征諸營之協餉。率責望於山右。罄帑藏所蓄。不能遍償。或至請讓相。加帥斯土者。內迫部議。外懼邊功之隳。於垂成。補苴遷就。苟免於過斯已矣。其不暇計及度支之虛竭。民力之拮据者。亦勢使然也。今上之二年。秋九月。宮保威毅伯曾公。由東河總督。移撫晉疆。越明年夏五月。履任視事。於時亢癘爲災。已歷二載。隴畝龜坼。萬樹赤立。炎風熇日。燎原蕪野。小民無所得食。掘草茹根。析骸而爨。溝壑填委。里舍無煙。百里之內。不聞雞犬聲。但見荒墟落月。照耀白骨。烏鳶飛鳴而啄食。公具疏馳驛詣闕。言狀。朝士駭異。以爲山右頻年豐稔。不虞驟至於此。天子軫念民依。凡公陳奏。優詔報可。乃發東南漕米數十萬石。帑銀數十萬兩。以賑之。公度饑黎且五六百萬衆。國家費用不貲。民



猶無以徧及。乃手書告貸東南各省。其言至痛楚。不  
忍卒讀。聞者皆感慨泣下。爭醵廉俸。解囊橐。惟恐後  
時。下至傭夫販婦。殊方異俗。皆若疾痛陷溺之在其  
身。不期而相赴。銖金寸帛。思效毫末之助。於是銀米  
輻輳。饋餉絡繹。饑黎全活無算。公猶懼民氣太傷。瘡  
痍難遽復。前後疏陳數大端。曰蠲免錢糧。曰籌借籽  
種。曰清釐荒地。曰併丁於地。曰均減差徭。曰裁併冗  
車。上嘉納之。四年五月。天大雨。七月。又雨。中外大  
悅。咸慶三晉之民。出水火而登衽席。而頌公之經營  
荒政。感孚至遠。其功德近古所罕觀也。當公之用兵  
東南。霆摧電激。所向披靡。雖古韓白。無以過。及大功  
既成。渠魁就殲。天子肅邊告廟。班爵酬庸。於是  
功高毀積。謗議稍稍興起矣。今公一出。而值百年未  
有之災。救億萬垂斃之命。薄海內外。頌聲洋溢。以視

世之拘文守例。自詡爲龔黃者。其設施爲何如也。昔諸葛武侯韜略冠一時。而陳壽謂爲短於治軍。今公之治民察吏。超出尋常萬萬。而世但豔其武功。悠悠之論。其不足以知大賢也久矣。是爲記。磊落蓋熾文品雅潔其頌

會忠襄公處尤彰特識

### 王晉卿重修子雲亭記

往者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盛稱司馬長卿揚子雲爲漢代忠正之士。且爲文昌言以辨其誣。世之儒者多疑之。文章之難知久矣。以班孟堅之才之美。其分合史記。往往不達子長之旨。封禪書所以刺時政也。故不列於禮書。而孟堅乃改封禪以爲郊祀。夫郊祀果非禮乎。陶元亮痛晉室之亡。故詩多假事隱辭。以抒其忠憤。而能詩如杜子美。乃譏其責子爲不達道。嗚呼。若二公者。其於文章之事。幾可以無憾。而識

議乃至淺戾如此。況其又下焉者耶。司馬長卿果以封禪爲盛德。爲文以獻諛。取妍於上。則不當於死後始上之。故樹枿嘗獨以此爲尸諫之書。法言稱漢公之懿。過於阿衡。夫稱之曰漢公。而以阿衡況其勢位。孟子所謂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今試語人曰。爾勝於盜賊。強於虎狼。則人必不以爲褒諛之詞。而以爲詈譏之語。子雲旣爲文以美新矣。而曰劇秦以爲美。是何異以勝強於盜賊虎狼之譽人哉。古之善爲文者。譎言而隱辭。美事而誅意。屈原宋玉枚乘之徒。其所以諫其君而致其身者。莫不皆然。然世之灼知其意者。蓋千百中不獲其一二焉。善哉。班氏之言曰。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誠以二子者。譎言隱辭。美事以誅其意。後世乃以爲實然。據爲典要。豈非所謂大謬而不然者哉。以伊尹之聖。而五就湯。

五就桀。微子之去。箕子之收。比干之死。而孔子皆以爲仁。管仲之事桓也。雖賢若子路。不能無疑。而卒死衛國之難。聖人不責子路之死。而獨許高柴之智。若揚子雲者。惜乎不得聖人之論定。然其書具在。夫固有矚然俟之百世而不惑者。樹枿自服官西蜀。卽訪求司馬長卿暨揚子雲氏之故墟遺迹。而成都縣署東南隅有子雲亭者。率卑狹狹樸。不足爲享賢昭敬之所。吾友扶堂由蒲江知縣調補成都之二年。吏民浹和。羣墜提舉。化朽刊蠹。有瑩無疵。乃慨然以衙署陋敗。斬材伐石。重治而新之。凡八閱月。堂楹改規。旣宏且固。十月之初。又易向之。所謂子雲亭者。增高二十四尺。闊幾尺。攀登其巔。可以覽全城之勝。工成之日。諏吉妥神。用昭祀享。衆賓翼翼。舉觴歌詩。僉曰。社哉。君之於子雲氏。可謂烈矣。賓退之後。乃屬樹枿述。

其構之顛末刻之石。並昭辨其志。爲後世之不知子  
雲者。發其覆焉。扶堂名鳳全。荊州駐防鑲紅旗人。今  
四川所首稱賢吏者也。發微闡幽  
意誼深矣。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五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六

下編之八

箴銘類

曾滌生五箴

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攪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

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  
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爲  
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  
君司命敢告馬走

曾滌生伎求詩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  
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  
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  
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  
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汚  
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  
幽明叢詬忌乖氣相迴互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祚

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悟。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

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

右不伎

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為患害。

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

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

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怏。歲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

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

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

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慙。

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

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愴。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

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右不求見道之言其於聖賢知命

樂天之旨深契而有得詞意淵美直與衛武公抑戒張于東西銘相配不當目為泛泛箴銘之語已也

汪容甫亳州渦水隄銘

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嘉慶中拔貢生有述學內外篇

乾隆四十三年河決儀封考城由渦以注於淮亳州首受其水田廬城郭蕩焉踰年水宿不去於時儀徵江恂待罪是土乃集其僚佐士庶謀曰州之域西至於鹿邑東至於蒙城渦貫其中若帶然自城以外爲保八十有一而在渦南者五十有二是其地於三垂爲大且州治在焉渦之北方礮爲河恃渦以洩之是不可防也今立隄於渦陰水循隄而東西南之田可得而食則皆曰善二月之吉天地和調日中而永土墳而剛時以興事可以經遠版幹畚築艾獵慮其事大下小上敬仲作其功地助理孫匠人因其勢游波寬緩待詔陳其策監於成憲則罔有愆役不踰時是日如志其廣四丈外綯半之以其綯爲之崇東自支家林至李家灣西自草寺至河疆溜隨水委宛長千

五百八十七丈。越月水復至。僅漫及隄之半。南境大穫。舉州食之不能盡。於是亳人曠然知隄之利也。年穀順成。衆飽而嬉。坊與水庸。是祝是饗。營室昏正。乃圖後功。自河疆溜爲隄。西抵楊家橋。接於鹿邑。長五千三百九十七丈。盡亳之竟。與渦爲緣。廣與崇皆視前隄。富衛其居。貧利其食。是故任力而不勞。施財而不費。後雖有水患。毫勿與知焉。惟天子惠保庶民。恤然若將不及。自河始災。出入二載。所振貸以萬計。封疆之吏奉宣德意。無敢不共。而恂展布其四體。大懼隕越。以速官刑。當水之始至。輒假便宜。發粟與帑。以急民命。大府矜容。日有賞譽。東隄旣成。據以入告。勤民能事之褒章於王言。明年省方南國。蒙恩召見。曾不浹月。連擢右職。遂忝方面。無望之福。愧於非據。旣將去是州。遂爲文紀其功。日財用基址。以告。

亳之民與後之守是土者而系之以銘其辭曰  
河水洋洋溢於南土哀我殫人逃死何所集於中澤  
離彼曠野閔茲鴻雁厥匪兕虎爰爲大防以固吾圉  
百堵旣興式歌且舞父誠兄勉應我鼙鼓抱若弓輪  
磬折參伍明神相之於渦之浦是涸是淤長我禾黍  
官不失職厥爲民母歲埤增之柏楊是樹民得其饒  
以生以聚用刻此銘俾紹厥後

李次青昭顯真人廟鐘銘

皇帝卽阼之十年太歲重光協洽夏六月大旱百川  
且竭羣籲於昭顯真人上下奠瘞以明潔越四日大  
雨萬民斯悅迺謀答神庥百其辭弗愜卜建廟曰吉  
民用和協未五月廟成翼翼業業迺召鳧氏作大鏞  
考休烈不究不擲弁侈應法銘之曰

其萬億年永瑤用若金甌之罔缺

高陶堂石鐘山銘

高心夔字碧湄號陶堂江西湖口人咸豐己未進士江蘇知縣有遺

文一卷

湖口負山爲縣阻臨大江石鐘山踞其北隅下與城屬自明季城圯更二百餘年莫之繕完莫知石鐘山之爲險者大軍旣克九江今太子少保兩江總督曾公再起視師論奏湖口重鎮宜城以授今兵部侍郎彭公而檄知縣事候補知府岑君蓮乙縣人按察使銜記名道屈君蟠監植因民之材徵力士之能者遂經始咸豐九年己未四月期而城成洎庚申十一月池甯賊馳四百里襲湖口與祁門援兵爭道山口市樓櫓麤繕人吏疑沮內江水師副將丁君義方勒兵入保會大風彭公乘舳板從黃石磯來省城守時守兵當攻者十一然賊固已氣沮宵遁矣一城之蔽厝江湖於堂奧捷應彭彭且彭公之來也大江昏冥巨

浪廢山岳。船中人大恐。彭公意氣益銳。卒存此城。難  
矣。天塹之險。專於水師。開通東道。實始湖口。經營湖  
口。莫盛於彭公。高心夔歎之曰。偉夫。諸君子之勤也。  
地勢下江海而秀高陵。竅者善容。翹者善舉。凡有氣  
以充之。有督師諸君子以興。有是役湖口之險。以具  
是故一城而已。而利在國家。吾聞丁巳九月八日。彭  
公帥內江礮船拔梅家洲。明日水陸大舉。克石鐘山。  
山洲翼江而壘。賊殊死阻禦。四年矣。游擊蕭君捷三  
之。殲師屯吳城。彭公代將崎嶇。拊循併命。以規長江  
之利。東攻卽首湖口。豈不以險哉。今民耕者還其疆。  
祭者循其壘。歌謳之聲。與茲山無極矣。彭公宴游之  
頃。臨乎江城。抑猶拊衿傷懷。吁嘯慷慨。思所以居成  
功。勸來者。光輔我。聖清。僉曰宜爲之銘。其在工宣  
力者。別有書銘曰。

帝憂南紀。界斧元戎。有醜逋誅。穢我土邦。元戎莅斯。  
賁耀。皇武沃燄以江。苑枯以雨。蘄蘄維巖。棲阻於  
天。疇翦夷斯。侍郎桓桓。潘山揜擗。天壁匪高。奪江飛  
援。騫舟於濤。惇嫠之存。忠信之繫。孰躬況瘁。而聞不  
至。川陵委輸。阜成方垣。昔勞而違。今胥而安。匈潯掖  
鄙。含荆歎吳。巍萬斯仞。攸詹畢圖。旄旄長麾。侍郎其  
東。河海旁潤。歌舞予同。皇威既宣。有建無改。作固  
於民。敬助良宰。

頌贊類

楊性農蕩平粵寇頌

并序

聖清奄宅。率土日月。出沒霜露。所被靡無。不提封版  
籍。地廣物豐。萌生釁菴。苞於五管。負險懷惡。煽爲左  
言。反易天常。愚引庸品。久則附著。稍衆屬宰。牧非才  
曲。加含貸。未嚴所督。流衍愈滋。漸肆鴟張。殺掠人吏。



敢拒大順數挫。王師遂乘勢席卷。踰湘灘。擾江漢。陷吳會。轉渡河而北。以窺畿輔。會伏莽之戎。乘虛覲隙。相因並起。中原千里。鞠爲戎墟。兵甲紛紜。十年不解。顯皇帝以反側未戢。天討有稽。馮几彌留。猶殷南顧。皇帝紹休聖緒。祇承兩宮。皇太后懿旨。特任元臣。俾總師干。以張撻伐。其軍行進止。舉不制於中。憑國寵靈。次第收奪。失土乘而踣之。覆其穴。巢殲刈醜虜。殆千億計。其餘猶復逋死。假息經時。閱歲卒訖。王誅中外咸歡。一人有澤。乃告廟。飲至播降。恩言曰。猷惟予二三同德。率我有衆。徂征顯有不績。予惟爾嘉。錫爾圭。授爾鉞。往卽於大藩。爾尚圖功攸終。其有休於奕世。又曰。猷昔府實無餘。乃權乃算。越我小民。罔不供厥。惟艱哉。朕其恫繼。自今四方。若無虞。其已。民乃蘇。又曰。猷越茲寇。劉我民。民罔

奠厥居尚安輯之哉無任汗萊給耒與牛助之耕俾  
終厥畝舊有繁賦其省之竊念兇豎怙亂已彌一紀

皇帝嗣纂洪圖卽底康靖眇古論功江漢常武之

業遜茲何遠猶復時勤清問察民疾苦務崇寬大

蠲煩苛以與民休息期於乂而安之凡海內圓首方

足無不舍和吐氣卽遐方疏屬殊鄰絕黨之域亦當

企踵向化如曩時用固我不丕丕基於有永臣愚不自

揆竊欲導揚休美昭之無窮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清膺景命重熙其光遐覆無外帝絃高張雨風

長養爰苞莠稂背其亭毒肆瀾而狂釁發邕管禍延

湘漢每搗其虛勝以不戰乃將干城軍容始變中宵

石隕天幾不日有杞有梓貢於楚墟如拔彼茅載連

其茹朝則提戈夕猶繙書賊褫其魄望風而逋駕彼

艤臙虜矢如雨未竭鼓音流血及股飛筈縱燎張其

一炬若燭飛蓬。燼無遺宇。四出侵暴。守有完闔。維持  
維防。百夫其身。左蛇右豕。中峙孤軍。援絕力窮。風雲  
爲昏。維羶生羆。穴有江東。憑負天塹。據倚金墉。頓兵  
其下。十萬環攻。曠以日時。師老無功。疇克視師。乃  
命台衡。錫之弓矢。令其專征。莫敢或伐。落彼驕榮。有  
集維彥。咸遂其能。桓桓節度。功成反手。旋復金閭。直  
指鍾阜。乃角其前。乃摘其後。大膊石頭。進逼牛首。長  
圍式築。飛走悉窮。嗟彼枯魚。泣於釜中。夜墮天狗。其  
聲隆隆。占言破虜。遂成大功。猶有遺類。負越之隅。聿  
擾耕牧。莫之或濡。伐彼槁乾。如摧朽枯。靡有越逸。復  
滋邊虞。謀無遺諳。舉操勝算。雖出羣策。實由宸斷。  
仰承文母。下弼爽日。猗與委裘。竟夷大難。道映  
先天。亂撥崇朝。於爍其師。聖武孔昭。天步克清。氛  
祲日消。威加有截。彼荒其條。

宦莘齋瀛海名人頌

并敘 貴州遵義人

宦懋庸字伯銘號莘齋

夫識高於往者道契乎神法變於古者思窮乎聖若  
夫人雖別於華夷域無區乎中外論性以合天而契  
設教以前民為用斯亦義乘時為消長道與運而通  
變苟非至人其孰能與於斯乎夫虞夏殷周遞代而  
嬗伊文周孔形道為上遐哉邈乎華夏信莫及矣若  
夫秦漢遞降異人代出以云制器亦有專門故平子  
始地動之儀元室神刻漏之器諸葛創木牛之製公  
輸後飛鳶之好莫不騁厥奇思鬪其意匠雖雲蒸霞  
蔚羽儀上國而以非一王之所尚故歷久而傳失維  
茲含髮戴齒而靈性攸同飲血茹毛而食色不異式  
肇東來之法因嬗西方之美歷代英君誼辟遂得因  
而驅策而乃鞭撻黑海虎視歐羅其究也陋羲和之  
失官補考工而成紀家御列子之風戶鑽燧人之火

化羽毛齒革而底於富強。列地水火風而謂之四行。大無外之規模。宏方寸之容納。何嘗不縱橫而講盟會。佳兵而爭雄長。斯亦古今之至變。而中外之筦樞也。閒嘗鉤稽舌人之說。景行疇人之傳。述來觀往。布指知寸。既循名而核實。皆有稽而可徵。爰作斯頌。以景厥隆云爾。

大地運行。無偏無頗。崛起上哲。翼彼歐羅。雲蒸霞蔚。鬱爲羽儀。武功文治。稽古則過。匪曰實過。賢哲孔多。首彼得羅。歐北英奇。初學大雄。繼入舟師。荷蘭潛迹。戰瑞勝之。波羅冰雪。烏拉松榆。闢境窮髮。四部羈縻。索倫立石。介別華夷。水陸形勝。百世之基。巍巍繼起。曰拿破崙。霸圖肇興。海上連橫。業承路易。好武佳兵。滅荷廢西。取葡連英。并意割普。小大並侵。伐俄之役。天厭厥凶。全軍飢凍。大潰而東。盟維也納。易橫而縱。

流之荒島。勞而鮮功。爲笑千載。有始罔終。維華盛頓。英所自出。少長孤寒。母教而立。資兼文武。杜門卻迹。苦英苛政。思所變易。血戰八載。美乃成國。遠宗揖遜。堯終舜及。功成身退。讓於有德。任人立政。版圖式廓。威廉第一。德之令辟。忍辱負重。合日南北。白首舉兵。任俾麥克。果虜強鄰。巖疆是復。五世令終。克享天祿。畢司馬克。賢哉相君。深沈大度。彌茲一人。大恢土宇。網羅虎臣。弱法強普。保茲令名。毛奇鮐鮐。用兵若神。粉版白堊。介畫縱橫。目無彼虜。胸有甲兵。出其緒餘。凌吳躡孫。專門之學。邁茲古人。殘破之局。誰實尸之。曰地亞士。效弈置棋。諾諾諤諤。前事之師。不幸而中。厥智乃奇。游說列國。顛而克持。民政卒變。雪恥有基。盈庭浮夸。於國奚裨。論久而定。力破羣疑。垂裳端拱。尸祝亦宜。維多利亞。女中之賢。通商上國。海上爭先。

馳驅輪舶利盡東南持盈保泰匪禮勿愆全有印度  
涅白磨堅君德巍巍巾幗爛焉荷蘭虎哥米利惠頓  
實創公法萬國合并曰性曰例輕重斯稱維繫昇平  
大局弗愁匪徒清議實事則盡守而弗渝例重於性  
曰富拉頓始造輪舟曰塞明頓斯泳斯游水火二力  
節宣其流萬里杭海心與目謀聖人可作不廢厥猷  
詎云剗木亦旣方舟德輝底斯美國之彥亦旣行水  
毋乃廢旱山峒煤空洪鑪鐵煽輪車之利行遠斯見  
權利是收富强基擅繡壤綺交鱗塍脈貫瞬息千里  
實極其便可益好奇乘舟西邁加勒海灣廣漠斯在  
巢處穴居近於寒帶大破天荒易素而繪繼厥蹤者  
爲墨瓦南再得大地曰新荷蘭五洲之名於是列焉  
榛狉之俗穢墟是探闢莽除穢賴茲後賢冰寒於水  
青出於藍澳大利亞別有一天維利碼寶泰西之英

亦有同志。謂南懷仁。浮海東來。學擅天文。七分六日。朔虛氣盈。貞元啓運。佐世名臣。絕學千古。貽茲令名。氣機之用。創自高斯。卞和被刑。數則屢奇。吳斯得侯。出獄繼之。至塞法利。因心是師。牛國民者。變通其機。至於瓦得。童年而嘻。句股畫地。人笑其迂。卒通微妙。賢聖是希。乾溼二電。曰堆曰池。始意大利。嘎喇法尼。有佛爾塔。理推其餘。但氏葛氏。厥事益治。萬里之遠。瞬息文移。普利天下。神化攸宜。出幽入冥。鬼神通之。思慮所及。奇而不奇。始化學者。曰韋而司。類分萬物。原質是稽。質點相引。愛力推移。惟蒲陸山。繼之而治。專論生長。補闕拾遺。曰布里克。曰里必格。辨其顆粒。加之大熱。或遇空氣。化散元質。分界既定。大含細入。亘古未聞。媿於聖哲。矯矯諸彥。命世之英。各宣猷爲。克盡乃心。功無與二。世不虛生。折衷樽俎。流播藝林。



况茲華夏冠冕羣倫。頑廉懦立。高山景行。曲終奏雅。

旗常勒銘。筆力遒勁。頗類半山。按英國名將公爵威靈登。一千八百十五年。生擒拿破崙。第

一。於比。利時之倭得魯。至今華表巍然。威名不在毛奇。下。法國名人賴賽樸。司。首倡開挖蘇衣士河。以避

阿非利加大浪山海道之險。糜費八千萬金磅。鑿之七年。卒裂亞細亞阿非利加為兩洲。功在地球。此二

人皆應補頌。

###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并絡南山。是穴是郭。天兵四臨。

北合南逋。公以宿威。首執楚俘。提兵陝略。斬虺搜狐。

死士百人。愛同肌膚。攻堅截流。壓賊如雛。遂專閩鉞。

以訖天誅。滑賊逃死。以城自恃。張其蝥網。距我星壘。

公揚天雷。土崩岳礎。聚其梟狼。萬肉一灰。屢奏膚功。

忠謹不回。帝重公器。封疆可寄。武人制軍。漢臣破

例。公督陝甘。子亦開府。恩榮巍巍。不亢以俯。元臣

來朝。天子歎嗟。念其勤功。與其耄皤。稽首歸里。

帝錫繁祉形在紫光美謚加禮哀榮冠倫可謂終始百戰如公以牖下終凡百有位視此精忠

梅伯言陸母林孺人像贊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思慕之不忘設像於室事亡若存以像之設不能得於古也乃錄其德行焯焯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曾亮命為之贊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之設蓋起於周秦之閒婦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興其當尸之廢乎或曰是其於先人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有類乎此也是未明乎尸之說也夫實有是人而非吾先人者尸也而吾心猶有可以先人之之理若天下人適有類乎像者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人之豈反不得為先人乎嗚呼禮有殺於古而隆於今者今為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今有主晉以後

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母厭尊。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予惡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像也歟哉？贊曰：閩縣孤生林太孺人，嬪於恭城君。常州陸門，恭城君之斂。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僭舊官。祁祁守禮，駭浪如砥。夫棺在舟，濡足不起。愛子惟一，折蓼弗惜。曰：榮辱於先公，莫斯為亟。令子者何？祁孫先生，文章滿家。媿於東京，舉於庚申。官於合肥，嗚呼孝子。今誰子答？不子能答，像亦罔知。子曰：有知我母之儀。

莫子偲王節母贊

莫友芝字子偲號邵亭貴州獨山人道光辛卯舉人徵用知縣有

邵亭遺文

王太夫人方氏子懷侍郎茂蔭之祖母也。年十七歸

歎王封翁某封翁遠賈于潞河五年不能歸而卒太夫人年二十八耳逮事祖姑十年事姑三十年撫子婚取有孫而子婦卒又撫孫及就傅數十年極事畜勞瘁情理當太封翁初卒翁之昆弟會族人書二百金券付以資撫孤迨子將冠卽還其券平居足不出戶行不履人跡食不茹人餘湯餅之屬不與人共釜爨人咸笑其迂與嫂氏親愛惟見于堂不入其室至五六十猶然外家中落當家計窘促時則力夜作易升斗以遺父母姊妹四人不能自給者必量力資之六十時給帑建坊曰吾數十年飲冰茹蘖初不知有此類事唯念念懼稍有差失他日不得爲神耳茂蔭官戶曹歸省誠之曰吾始望汝輩讀書識義理念不及此今天相我家汝宜恪恭盡職無躁進無營財賄吾願汝毋忝先人不願汝躋顯位致多金也卒年八

十四贊曰

貞媛懷清。冰蘖在躬。其潔白艱苦。蓋罔或不同。唯太夫人。禮意性得。別嫌明微。動契聖則。孝于姑。祖姑。育子翼孫。一瑣悉篤摯。若未大遠於人。不食殘餘。不踐履迹。濡餅不共釜。親嫂不入室。人皆怪其迂。而守死不忒。棹楔有旌。太夫人有言。吾苦節歷世。初無此類。知聞。惟懼稍差失。異日不得爲神。猗古至行。忠孝貞烈。匪迂曷堅。堅乃獨絕。獨絕之精誠。如神明然。人而思爲神。而胡不完。有孫名卿。許國貞專。爲國柱石。臣庶答太母艱。

辭賦類

張皋文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囿之閒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瓌詭麗。超絕列嶽。蓋象崑崙閬風。方丈蓬萊。又其幽扃宮別。杳

冥卉旭。凝霜仍雪。閱自太始。舉世罕能登陟。是以容  
成宅其陽。浮邱棲其顛。軒皇鍊其鼎。玉女流其函。鸞  
鶴翔其林。芝英挺其阜。予與桐城王灼濱麓。客遊茲  
邦。因往探焉。故復麤覽誕略。朱遂冥尋。然於高則窮  
蓮花之崇。於奇則盡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  
觀。方俟永解纓絡。結廬神隩。故聊託篇翰。以誌勝懷。  
左思曰。登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其所未覩。蓋闕如  
也。

迫區中之隘陋兮。藐寥廓而神擴。行周覽乎八極兮。  
騎駢轔以踟躕。崑崙荒忽莫可搖集兮。奄息汜濫舒  
節乎二天子之都。朝吾濟夫容溪兮。規容成之高臺。  
鬱巖巖之峗嶠兮。拂穹窿而上迥。連岑吁其坱圠兮。  
徑曼羨以延屬。經崇駮賊以撒天兮。歷陲罷陀以頽  
谷。霞嬰雲汨般以澹蕩兮。崒崒紆瀾紛以相逐。時固

未臻乎黃山也。忽丹嶂之岑嶙兮。類羣峭以霞起。浮  
纖削而莠敷兮。勢振颺而不已。心炯炯而上假兮。目  
眇眇而無倚。何風引而歛去兮。慶不可乎彌揆。夕信  
從於招提兮。浴神盪之湯湯。陰火煽薄於巖幽兮。伯  
僑無忌奔以回皇。疏煩想於游蒙兮。霍然颿除。霽然  
雲揚。乘凌兢而絕太陰兮。與真緜乎相將。橫窈窕以  
互折兮。俠飛泉以高趨。聞幻景之恍惚兮。有空相之  
僊廬。旋室竄窳以嬖媚兮。杙振壓翳而相扶。應真卓  
錫以遙佇兮。狀顛顛而睢盱。羌尋眇而無見兮。悵天  
閱之不我舒。厲磊砢而百轉兮。穿巖巖以上征。雲霧  
霏而襲予兮。石氣黓黓而愈清。岑崑雜遝以差錯兮。  
衝菴隱倚。追以縱橫。堂防絕限。崛以艱路兮。愕貽怵  
奠。梁以搶攘。入鬼室之懿凜幽杳兮。出雲窟之窅寥  
窈冥。搏谿銜之膠盭。枝梧兮。尋光景之晻曖。鑑暝。稍

定氣而回眺兮。轟天都之巍巍。下嶙峋而刻削兮。上  
洪紛而錯崔嵬。翹撇烈孤以獨舉兮。屬重陽而下迤。  
形精溢遠若不知其所柢兮。盪空青而無依。續澤絡  
繹而以騰湊兮。龍鱗霞駸煒以林離。天扉石室儼以  
高躋兮。亢烏騰乎將吾止之。獨橋首而不可卽兮。心  
徊徊而不怡。仰穿溟滓兮。上出彷徨。傾臺兀兀兮。俛  
視崢嶸。震慄徙倚兮。一升極目天表兮。洋洋蓮華敷  
萼以右起兮。翼天都而雙標。爭奇角詭兀不相讓兮。  
崦嵫嵬歲据以天橋。紅采翠氣交曳而並颺兮。蒙合  
欲歛半散以招搖。披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而概  
逍遙。往往高松負石以成質兮。壁走樛枝以還會。東  
西蜿蜒徙靡而卻負兮。蛟螭蚺踞相詭而異態。沐疏  
乞之霜雪兮。醜禪通之沆瀣。猿狖仰眴而不能舉兮。  
離朱目眩而不能紀。流視羣碎靡何纍纍。高低混茫。



巖積參差鬱撓。天地茫茫霏霏。似驚潮之鴻涌於海  
門兮。如螳垤之冢列於庭階也。於是脈奇選崇。望蓮  
華之顛而造焉。降巘岵而陟絜則兮。回兀婁而踐嶽  
鬱。風磴運裊以穿浹兮。石齒肝臑以礪突。逡巡二分  
以側足兮。目眩轉而克忽。詘轄折枝熊經以卻立兮。  
浸淫啞呀攀以中必。雖荆忌之僂佞疾迅兮。猶廩廩  
而氣失。爾乃石扇頽砒兮。掩杏玲瓏。曾宇覆覆兮。宛  
渾交通。參差蔽虧兮。壹陰壹陽。枝撐刻削兮。神樞而  
鬼工。淹回旋而詰屈兮。邈乾坤其若蒙。歛矍涌而上  
出。排闥闔之蕩蕩。軼遊氛於鴻濛。凌虛無而獨立兮。  
貫倒影而高厲。倚瑤光而部衆神兮。捎豐隆而扶屏  
翳。馮蔑蒙而下矚兮。汨修隳於一氣。蟀岵鑽列瑣碎  
而不可詰兮。宕冥冥其容裔。攬九海而撫八紘兮。吾  
乃今日。窺天地之所際。竭吾下夫。崔巍兮。降雲梯之

嶻嶭委迤累折以規轉兮。阨隤積而若顛。得底平而  
出天壁兮。乃馮冢而極巔。圍羣象於寸眸兮。駢衍振  
陳宮以躡顏。擗菡萏之卅六兮。屹元君於雲閒。卻睨  
巨壑兮。欽淫焜漾。漾兮。奪精僊之人兮。威蕤紛何爲  
乎。揚靈總圭笏兮。相翔吹參差兮。杳冥。滂滄陸離班  
以屯塞兮。振耀。咄蠻瀾以煌熒。四顧塌扎。莘莘縱縱。  
怪物神鬼。紛羅交馳。巨鼇沒吻以鈺鈺兮。卻轟轟而  
躩踞。狻猊研談以奮亶兮。作首目之彤彤。巨靈高掌  
於雲外兮。勢爪踢乎華衰。女娥幼眇以流睇兮。被長  
佩之蕤綏。百怪欺猥以噩對兮。儼隣瞞而睽睽。羣岳  
岳以嶷嶷兮。隨顧盼以駭駭。卒駭悚以驚魂兮。中招  
悵而意迷。會斬窪窵。日夜出雲。滄沛蕩鬱。烟烟煜煜。  
紛飄起而屬天兮。汨混會而渾沌。爾乃輕颺乍起。宕  
拂四表。淫揚驚奔。泮渙騷擾。紛紜遭迴以下降兮。綢

繆周蓋軫以旁繞。穹窿糾撓皇以回薄兮。紆鬱漫衍  
敷以綿邈。圓宇廓以清激兮。柔祗濫其漫漫。匱而  
洞千里而無極兮。州禕大瀛倒灌而外環。於是紛苒  
恂恍。泔泔汧汧。隤陀曳巘。鬩鬩旋完。凜洶洶其交會  
兮。滂煩澹而紛屯。嶄巖桑峗怒起而涌出兮。吸凜瀟  
率迫隘而復還。鯨迴鯤擊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天蟠  
穆以龍翰。倏蟪蛄像揚光以出入兮。忽若鮫人水斐  
飄麗以眇曼。三山滉漾歛在水下兮。渺不知其所遷。  
倅中起而突植兮。又象碣石之孤鶩。潛眩譎幻。倏忽  
而萬變兮。單不可乎。究原於是目。誠意蕩志。懼神疑  
忽兮。改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直際天極。浩乎瀾瀾。  
沈沈溶溶。鱗鱗離離。嘻嘻兮。旭旭天闔兮。洞開翠爲  
慘兮。朱爲旗。金爲闕兮。銀爲臺。仙車九葩兮。紫蓋委  
麗。鮮扁卉翕兮。紛緼輝光。炫耀兮。陸離暢颺。然而與

神俱兮。廓蕩蕩而高馳。曳寫霧而遵逝兮。厭浥襟之

英英。披蕪靡之幡纒兮。宿嶼嶇之松聲。幽人爲我揮

琴兮。儀徵江鉅字麗田隱居山中過素女於太清。山鳥更唱而赴

曲兮。流仙樂之泠泠。紛吾窮此遐覽兮。與無友而爲

欺。揖松僑而儷游兮。載羨門而與之歸。逝散髮以消

搖兮。遺氛氣乎獨來。乘日月之精照兮。綴雲虹之采

蕤。左格澤之炎精兮。右屬卿雲乎崦嵫。蒼虬顛鸞赴

蟻以相待兮。世殊赤醴煜爛以凝滋。餐六氣以呼吸

兮。羞五采之璫枝。庶遠遊之輶舉兮。聊發軔乎自茲。

張皋文黃山賦

余既作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昔者居方物。別圖

經。沐浴崇陴。羣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攜采梗概。爲之

賦云。

丹陽之南。蠻障之中。有黟山焉。是曰三天子之都。上

絡斗紀。下樓衡巫。外則率山崔嵬。於近作嶂。陪以大  
鱗。屬以匡廬。廬江出其西。漸江出其東。千源萬浚。經  
營淡澹。各走相詭。宛潭黯黹。回嶠隘獻。迫觸輶軾。逆  
防孫理。稍窘出窞。勢若矢激。不可迫覽。雷出電追。轉  
石異聲。闐沛汨淚。汧龍鏗訇。謬繆谿谿。磴磴悲鳴。鐘  
鏞穆羽。將瑋代更。蕩濺澡場。織潛不藏。文錦鱗磔。瑩  
瑩煌煌。若此者數百千處。然後淡闊會流。交注羣輸。  
涖涖潼潼。上合彭蠡。下達曲江。爾其大勢。則岌岌崆  
崇。糾纏崛崎。積沓匝帀。陰陽蔽虧。夫容菡萏。倚天無  
茄。形精互輝。灼若朝霞。其曾高則上出閭闔。平晚寒  
門。頽視一氣。空如下天。其窮陰則涸沍慘悷。昧不見  
太陽。乃有因提之雪。循蜚之霜。其石則蹉蹕刻削。岵  
叅增積。搏總別追。重壘并益。將顛復稽。附磳躡蹠。縱  
橫駭盱。震心警魄。黝質斑采。炫燿龍鱗。隨物成象。百

怪千端。若有鬼神。突怒凌厲。單不知其所原。增巖重  
岫。懿曖窈冥。環棟複笮。脇施瓏玲。陽光迤輝。疑自地  
燭。不見天形。或乃頡竈金鼎。威蕤玢靈。匡牀方几。羅  
於其庭。霞文碧篆。守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其宮  
別。於前則雲門豁開。兀峙高闕。夫容桃花。紫石丹沙。  
疊障擲盃。青鸞石人。儻儻棧棧。爰有溫泉。是之自出。  
天都巍巍。歸然特雄。蓮華右起。爭隆匹崇。紅杏交錯。  
洪紛馮戎。羣峯來朝。若環紫宮。其上則有仙扉石室。  
醴泉之池。日精月魄。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岬岬。探  
珠參差。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鐔白鵝。吟嶙嶢嶷。九  
龍懸泉。消搖之溪。堪蟠溶洗。千態萬狀。澄奠百尺。輝  
黛沈颺。列如鯨星。揮布茫望。於中乃有錦鱗揚鬣。石  
班無雄。鮪魚兒啼。其石則有飛龍雲際。容成浮邱。石  
牀布水。聖泉飛來。松林采石。紫雲翠微。霍鮮互別。齟

翔相追。其谷則乖龍老蛟。蜜蜨淵處。千瀑亂入。冬夏  
激雨。鴻扶延延。雲轉雷聚。丹臺中填。是曰天海。鬱擬  
衆皴。芩芩桑桑。豕影厥斬。陴貢其隍。絡繹臬杌。藹空  
流光。艷霞欲焱。髦紛前。翠彩濯濩般。爚旁。於後則仙  
都峇堯。師子豐奮。丹霞石琴。屬以始信。叢石筍植。緣  
卒而起。箭筳嘆咤。傑池未已。爾乃其木。則有木蓮九  
照。神州無偕。檀杻蒼柏。海桐辛夷。楓樹桎榔。樅桂黃  
楊。枿杈交柯。魁瑰紛揚。馮陵藩京。鬱鬱萑萑。上矗重  
陽。喬羽聶炕。旁卻日月。中稽風聲。攝櫛叫囂。無時晏  
甯。頽根陰幹。出火自照。輝輝熒熒。其下乃有白虎蒼  
豹。素雌元熊。山閭一角。醜鹿人从。倏來報往。驚噪羣  
訂。獲父喜顧。獬子猿公。蒼髯修顏。接幹迴叢。透脫牢  
落。天掉無窮。其上乃有雙鶴獨鶴。列仙之乘。碧雞流  
離。雍雍嬰嬰。頻伽之鳥。引曲赴節。若調乎簧笙。其松

則枝梧節族。膚石鬣雲。蛟螭倒投。之而鱗鱗。仰矚撇  
烈。不見柢根。奇瓌易貌。視之無窮。察之無端。其下乃  
有琥珀威喜。伏靈石脂。蘊精閔采。僊靈是資。草則鋪  
於披靡。軋芴蔚葑。靡蕪突薤。茝蕝薜荔。珊瑚翠雲。龍  
修雲霧。春芳隱隆。秋馥霍濩。萼花散榮。翕習蔓茗。青  
碧翠紫。菲菲菁菁。炤耀煌扈。不可紀名。粵有大藥。黃  
連山精。餘糧大苦。茱芩回芸。赤砂石乳。紫芝九莖。石  
藍之花。千年一榮。神農未知。俞跗未更。若乃黃柑丹  
杏。桃栗杜楸。枇杷棠梨。若榴木蘭。椈子楸梅。罇芳裂  
芬。林禽崖密。松肪出焉。爾乃其懸磴突駮。揭孽側足。  
庾婁犯萃。空踏确巒。仰冠傾陔。俛跼窈窕。震震慄慄。  
萬端異類。氣盡汗馘。怳怳魂隊。進不敢征。退不得喙。  
悠忽怛悵。目不敢睎。蚊息扶服。熊經鳥眈。然後得屈  
焉。若其凌鴻濛。貫倒景。憩涵沚。息滓溟。浮恍惚。超虛



無爛昭昭。神靈居沆瀣。涌瓊英。充偃佺。廝征歟。扈豐融。聚穀公樂。呼吸亡雙。於是天雨新霽。蔚蒼朝濟。暄魁坎北。滂洋四施。襄混懷隧。馮壑陵夷。東混扶桑。日之所出。南潰炎風。西淹總極。北沍積冰。漫漫汨汨。風至波起。天地岌業。狀若浮海。說於碣石。汙汙積陵。化為魚鼉。徽鯨奔鯢。稠菽續翻。土囊鬱勃。萬響怒叫。驚禽悲獸。跼魂哀嘯。鱗鱗隱隱。不知處所。頰聆忽荒。皆在水下。翔陽震盪。涌波憑興。浮彩下爛。絢耀上升。天紀地緯。擘扈煌熒。九光十彩。轉互代更。蓬萊闔風。昆侖會城。琪樹建木。珊瑚琳瑯。戴勝虎齒。維陽流形。芒芒無端。隨望而生。網緼元黃。愴將會。饒憑蒙龍。睨天緯。靈之霏霏。鎮高邁。橫凌九坑。杳天外。於胥樂兮。發蒙蓋。弘麗溫雅揚子雲後千八百餘年無此作矣。

張皋文鄧石如篆勢賦

倉籀旣悠。蟲鳥茫晦。秦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  
封石頌德。摘華絢豔。後藝是則。佐隸趨簡。迺及分勢。  
六書載淆。八體亦廢。二漢綿延。厥緒弗恢。金刻石墮。  
莫究莫追。般般石鼓。發於陳倉。疇曰體譌。庶有憲章。  
在唐李監。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蟲蝕鳥步。傳刻世貿。  
厥真亦扞。嬰姿媚妍。維僞斯仞。鍾張之法。代傳代工。  
曾是曩文。弗軌弗蹤。猗與鄧生。好古能述。振茲墜風。  
供此藻筆。俗學紛緼。辭之廓如。古人不見。誰毀誰譽。  
聞諸蔡邕。篆勢有賦。旁涉僞作。緣絲凝露。用範用閑。  
竚思詳觀。敷摧彬粲。永光藻翰。其詞曰。

雲兮風回。歛兮電追。焚兮梢雲之冒。松樾凜兮百川。  
之隘。堆圯。漉兮逆折。豁閉而東歸。清思下烝。迅神上  
落。經緯中彌。觚芒用作。突植立以離偶。乃翕趨而僂  
遵。窈窈冥冥。若首若驚。若應龍將鮪。以須震霆。幡幡

慘慘若陽若陰。似柔柎。實榮。不可見風。或衡運規旋。或孤出介入。或來而忽往。或闕而不翕。或圭組黻佩。或瓦碎冰澹。縱橫網緼。絡繹繽紛。遠而望之。若異類。碎。並出。顛首目之。縱莘。卽而察之。若慈母字子。裴回。遷轉。煦嫗而相分。何分銖之足算。豈金鐵之作儼。振藝林之絕塵。追軼軌於秦始。嗟作者之難覩。信知道之寶希。舉梗概而略論。願執簡而同歸。

張皋文七十家賦鈔序

凡賦七十家。二百六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辭奧旨。備於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辭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於心。有概於事。有達於性。有鬱於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於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濔濔。地之囂囂。日出月入。一幽

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峨谿谷。風雲霧  
霧。霆震寒暑。雨則為雪。霜則為露。生殺之代。新而嬗  
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螳趨。陵變谷易。震動薄  
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鬪。號令之紀。悲愁勞  
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於中。久而不  
去。然後形而為言。於是錯綜其辭。回悟其理。鏗鎗其  
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為詩。詩之義。六曰風。曰  
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於一。而用其五。  
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  
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  
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  
人屈原。引辭表旨。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  
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僂。並名為賦。故  
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

繁然其能之者爲之。愉暢輸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  
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  
不可紀。譎而不觚。盡而不彀。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  
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爲也。與  
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赧灑乎若元泉之出。  
乎蓬萊而注渤海。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  
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椎拍宛轉。泠汰其  
義。轂輳於物。芴芴乎古之徒也。剛志決理。軫斷以爲  
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於禮。  
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  
畧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  
兩。其於物無彊。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  
其原出於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  
不可執。循有樞。執有廬。頡滑而不可居。開決宦突而

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於宋玉。揚雄恢之。脇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等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盱。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墟。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擻。鉤子菽悟。而倣儗可覩。其於宗也無蛻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於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贍而不華。連狝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倪。倜儻以爲質。以天下爲郭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於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而憂患之辭也。塗澤律切。萼敷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併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

尸之率以變古。捐捐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捐於同。不獨於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於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儁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襟。鑱雕雲風。琢削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全乎其氣。煊乎其華。則謝莊鮑昭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於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泠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昭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駘蕩而駁舛。俗者之囿。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於塗輿。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履驟。則揚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控轡。惜乎拘於時而不能騁。然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後之作者。概乎其未之聞也。

汪容甫廣陵對

乾隆五十一年正月。中謁大興朱侍郎於錢塘。侍郎謂中曰。余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于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憲其該洽。度後之人不能也。吾子咨于故實。而多識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諗余乎。對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訓。長游四方。又有昏瞽之疾。故書雅記。十不窺一。何足以酬明問。抑聞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策。分天以爲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爲星紀。七政會焉。布算者於是乎託始。而後歲月日時。咸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昆侖之山。實維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麗江至于高闕。其距八千里。萬折而東。夾廣陵以入于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于辰爲維首。于



水爲歸墟。故廣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竊嘗求之人事，稽其善敗之迹，比于矇誦，其庶幾乎夫。秦滅六國，楚最無辜，當陳王首事而死，楚地之衆未有所屬，其有矯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遂戰鉅鹿，西屠咸陽，則召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室傾危，董卓干紀，百城拊心，莫敢先發，其有區區郡吏，無爵于朝，而義感邦君，結盟討辜，升壇慷慨，必死爲期，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稱兵犯闕，幼主幽厄，京師塗炭，其有固守孤壘，大誓三軍，力遏賊衝，以保東土，西師乘之，遂殄狂寇，則郗鑒、董率義旅，犄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藉累世之資，挾荊州之衆，乘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協謀京口，旣克建康，偏師獨進，凶族盡夷，乘輿反正，祀晉配天，不

失舊物。則劉毅舉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也。侯景反噬。二宮在難。諸鎮不務徇君父之急。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手。其有居圍城之中。無謀人軍師之責。而倡義勤王。有死無二。則祖皓來疑。襲斬董紹。先馳檄討景。爲梁忠臣也。武氏淫虐。人倫道盡。臨朝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控引江淮。奉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洩。亦足伸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亡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勳實贊之。敬業旣心在王室。又以蓋前人之愆。忠孝存焉。侍郎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覷金陵王氣。固忠臣與。中曰。兵者凶器。當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劫。海內莫不聽命。敬業舉烏合之衆。起而與之抗。故欲掃定江表。厚集其力。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義形于色。握兵日淺。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

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毋測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侍郎曰善。願卒聞之。曰。藝祖擢自行閒。典兵宿衛。受周厚恩。幸主少國疑。倒戈自立。其有前代懿親。不樂身事二姓。繕兵守竟。城孤援絕。舉族徇之。則李重進以淮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也。宋世積衰。元兵南伐。勢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則潰。其有孤城介立。血戰經年。洎行在失守。三宮北遷。而焚詔斬使。勇氣彌厲。忠盛于張巡。守堅于墨翟。則李庭芝乘城百戰。國亡與亡也。當明季世。流寇滔天。南都草剗。姦人在朝。方鎮擅命。國勢殆哉。不可爲矣。其有上匡闇主。下撫驕將。內攬羣策。督師開禮賢館。士多歸之。外抗天兵。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效命封疆。終爲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鸞海爲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

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旦有變。進則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長喪亂。知勇俱困。猶復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以明爲人臣之義。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子。不出于其閒。由是言之。廣陵何負於天下哉。侍郎曰。卓哉言乎。若陳郡袁氏。世有死節之臣。矜其門地。不與人伍。今聞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無若廣陵者。後之過者。式其城焉可也。抑聞之。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此數君子者。劉毅材武。故有戰功。郗公名德。雍容而已。自祖皓以下。敗亡接踵。意川土平曠。非用武之地。與其民脆弱。不可以卽戎與。若其建名立義。類多守土之臣。又虞翻所謂外來之君。非其土人者也。子其有以語我。中曰。蔡澤有言。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

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抑有人焉。孫策用兵。仿佛項羽。既定江東。威震海內。舉十倍之衆。叩城請戰。陳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畫江以守。吳雖西略。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爲之也。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勢。挾齊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塗。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由是開府山陽。屹爲重鎮。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之戰爲之也。李全聯京東以爲餌。通蒙古以爲窟。屢賊帥臣。厚索稟賜。乍服乍叛。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似養虎。旣連陷州縣。進薄三城。太清之禍。近在旦夕。趙葵建議討賊。身肩其事。輕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長鯨授首。餘寇悉平。迅掃淮壩。復爲王土。敵國寢謀。宗社再安。則新塘之戰爲之也。三者保竟卻敵之功。

至壯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苻堅強盛。禹迹所奄。九州有其七。傾國南侵。目無晉矣。謝元以北府之兵。選鋒陷陳。使數十萬之衆。應時崩摧。秦因以亡。由是再復洛陽。進軍臨鄴。國威中振。尊諡曰武。則淝水之戰。爲之也。開皇始議平陳。賀若弼獻其十策。已而潛師濟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于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魯達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戰摧鋒。破其銳卒。禽其驍將。由是陳諸軍皆潰。新林之師。鼓行而進。江左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爲之也。朱溫雄踞大梁。并吞諸鎮。悉其精兵猛將。三道臨淮。當是時。淮南不守。錢氏馬氏。必不能自立。溫之兵力。極于嶺海。地廣財富。則難圖也。楊行密朱瑾。決計攻瑕。梟其上將。偏敗衆攜。長驅逐北。由是保據江淮。奉唐正朔。闢土傳世。終梁之亡。不能得志于吳。則清口之戰。爲之也。夫晉之與

秦吳之與梁皆非敵也。然舉一國之命。決機于兩陳之閒。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亡若是矣。又况南北區分。垂三百年。一戰而天下合于一。以此行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廣陵有焉。若夫異人閒出。邦家之光。前之所陳。固猶未盡。爲其事之不繫於廣陵也。則請備言之。桓靈之際。常侍擅朝。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闈。協心陳竇。議誅宦官。仰觀天文。俾其速斷。謀之具違。并隕其族。而漢業亦衰。同姓之臣。與國升降。屈平之志也。王敦專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諫。盡心翼衛。及戎車犯順。石頭失守。雖偪凶威。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蒙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孔父之義也。武氏始以色升。浸成驕橫。來濟諫之。上官儀謀廢之。納君於善。繼之以死。比干之仁也。龐

勦旣陷武甯。泗爲巡屬。又當長淮之衝。在所必爭。辛  
讜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冒圍求救。往反十二。是時  
賊兵北及泰山。南至橫江。主帥旣戕。官軍屢劔。而肘  
腋之下。一城獨完。苦身愁思。以憂社稷。申包胥之哭  
也。黃巢稀突京師。僭稱大號。乘輿播于遐裔。羣盜蠡  
起。跨州連郡。唐之政令。不復行于四方。當此之時。天  
命去矣。王鐸連十道之兵。總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  
繫海內之心。王師旣奮。賊遂走死。而唐祚之復延者。  
且三十年。二相干位。諸侯宗周。共和之政也。宋氏武  
功不競。西夏跳梁。宇內騷然。當展盱食。張方平建議。  
赦其辜而與之更始。由是元昊請臣。而中國之民。得  
以休息。及熙甯用兵。再進苦口。謀臣不忠。遂成靈州  
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飲恨而終。王者務德。而無勤  
民於遠。祭公謀父之諫也。故廣陵自周以前。越在荒



服其時人士未聞於上國。秦漢而下始有可紀。然當  
三代盛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耀于天壤者。先民  
有作。舉足以當之。此亦才之至盛已。至若政事法理。  
經緯乎民生。文學道藝。立言不朽。里閭耆德。孝子貞  
婦。一至之行。蓋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  
者。則皆略之。考其事迹。則如彼。語其人才。則如此。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故君子尤樂道焉。夫子詳之。侍郎  
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矣。古  
者誦訓之官。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王巡狩則夾王車。  
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吾子其選也。朱育之對。  
何足以當之。中謝不敏。退而發策。謹錄爲是篇。

董方立西嶽華山神廟賦

并序

字蘭石。江蘇陽湖人。嘉慶

戊寅舉人。有蘭石齋駢體文。

華山者。招拒之下。都顯紀之時。囿以雲陽。局陰。擊察。

萬物。雲。飛。雨。漉。汜。布。上。下。靈。示。焘。蒿。權。輿。生。民。故。有。熊。會。其。羣。神。姚。媯。覲。其。西。后。夏。經。嬰。以。珪。璧。周。禮。祀。以。兵。舞。其。廟。制。烏。奕。萌。祗。有。漢。世。歷。千。祀。饗。格。弗。隳。蓋。以。憲。章。元。穆。奠。軌。星。宿。終。始。四。九。金。德。之。統。余。憑。軾。西。征。謁。禮。其。下。見。夫。層。構。崩。芳。幽。宮。旭。卉。目。貽。神。詭。震。澹。永。日。爰。託。篇。翰。爲。之。賦。云。

伊大化之挺埴息一無於二氣園精運而上霽方祇搏而下墜寓神皋於弇州配少陰以執契鬱華嶽之靈圉秩西宅而司厲於時白藏受謝神該效律萬物芸黃其華黥黯其實乃崇明禋報本反始百犧百瑜或縣或庋書有望秩之典禮有生植之祀盛致美之敬恭疏爽基以卜時爾其畛域則參井之交兩戒是經旗旂散其華鉞質寓其靈封狼敦圉而睽賜朱鳥頡頏而砰指東有嶠函重險黃巷之隘詰屈偃仄穹

隆堂防出坎入宮一陰一陽西則廣遠高陸邈迤洞  
達八期九達方軌轆轤馭商輕鶩驛勞輻輳南則崇  
山巖嶙結霓隱天重獻累帛曲岬宛壇率怀屬英謫  
樓詭連掣爾上截句胡轟援巨蹠盤踞矍踴紛戲夫  
容齒茗韡韡猗猗日月繫其房的枋北斗而爲茹北  
則洪水湯湯太白所都滓渭躡洛異源同輪碾錯礫  
礪疏薄墳墟温汾潦滃規轉萬趨擊匡蹈堆濇湏澎  
淖孫紆厥躍雷旨火沸瀨漾冲激羈馱瀆渙蹠踣寸  
卻奔溜睡至濛濛甄甄天滿無外爾乃審曲面勢構  
極甄三二遐陟博且萬象一含故觀其郭郭之制則亭  
亭茗茗隱隱鱗鱗岵岵留疑嶠嶠嶢嶢嶢嶢嶢嶢嶢嶢  
華洪紛紜蝨蚤肉而不齟悞牙抱而成輪增盤層高靡  
迤瀆宛蠡旋蝸縣倨角作銑霽然風折宛爾雲轉上  
則角樓崔嵬坳坳積葦二四八六環己共戍疊累重

益舛互駢填。上下刻削。東西提延。陽烏運於清宸。見  
晦羽之翯翯。平眺俯矚。無地有天。如闐風之干北辰。  
鼓鐘之衛帝館也。乃憲紫宮太室。匡衛十二。以爲祕  
宮。承龍心於明堂。帶壁壘於上墉。高閎有闕。闈以祝  
融。五門並啓。蹇產鞠崇。燦闕中企。流火凝冬。闢素閣  
於皋稽。鬯青陽於谷風。門臺諺以岑埒。躡重陽而踞  
峙。承駁赧於上榮。颺焱悠以紅翠。五鳳秋其振翰。遡  
霄霏以容裔。樞星金城。複閣重闈。飾以大朱。堊以石  
脂。鬱乎若翬飛鳥。跂霍繹而紛泊。又若鱗茸齒次。埒  
塹而參差。於是陰陽壹壺。義璘回旋。龍訛豹渝。旗揭  
旒翩。樽樽晉晉。連拳而爲正殿。挈貳抗梁。以濯灑。櫜  
槍奔雷而爛熳。元龜襁柱而巋巖。神鹿搯節而鮓奮。  
枿柅紛糾。交閱積沓。莘莘總總。周盭礫礫。若意密而  
體疏。終支附而膚合。馭遺風以下追。蹤岑累而相聶。

陰螭銜銜。膠流負阿。明月承吻。宵窳倒華。髻棄絳稅。  
反蒂。葶葩。閒以荇藻。雜以蒹葭。離實春井。翕翠秋波。  
重屋四注。綿以槐栝。浮柱承欒。紉纏縷綺。垂繭繅。  
四極炕罟。眼窻鞞。屈巳交午。絡皮簷與方連。錯鉤  
互於婁藪。爰有牝戌。牡甌。蓋戴傑池。繡燭黼粲。六章  
流離。登天光於朏明。曳兔延而孕奇。建木四照。秀華  
金支。琅玕璘璣。翡翠威蕤。珠被齊光。熒黃紛披。矧軒  
孔翥。倏眴回馳。闐爾雨散。濟成朝蛻。瑰珍詭狀。惟意  
所移。放蕙須搖。從望而迷。排飛闐以仰瞰。心愕怡而  
怫悒。神泛滇於耒厝。怵猥猥而葶隧。復奄留於焚檫。  
魂稠焮以掣曳。攀疏櫺以跂竚。密窀杳其無際。降旅  
庭以常羊。又坱圠以靡旣。離朱瞭而眴昧。都盧儼而  
駢躓。爾乃顓靈正位。方元敘倫。崇金天之穆皇。象泰  
壹之威神。龍袞邃延。昭明三辰。弁瑤光於綦會。組約

約於衿袖。精旆騷殺而裔雨。葩瑤琴麗而莽雲。威震  
震以燭燭。赫獻飲其若存。五精帥摧。入神拱侍。句芒  
龍乘。禺彊蛇珥。募收典鉞。紅光所司。禺兒祛衣。以斐  
赳。方皇犇野而睢睨。師師遠遠。二八連臂。豐鑿鼓車  
以夾坐。馮夷從風而爲衛。於後。乃有溫房涼館。閒宮  
邃圍。鑣金綴碱。疏蘭架宇。蒼琅設門。冪以珠舞。玉女  
精悅而遞代。金妃要眇而參伍。大帝之靈。于焉興處。  
遂乃曾臺嶽掾。以旁延。石磴嶧隗。以上屬。嵒釐迫側。  
岬彙額珥。獮爪銜牙。窰鉞覆鍍。重足累蹠。綽綽扶服。  
跟剛首剝。跪崿舐蠟。沾灑馮萃。欲詘駘悸。沮汗滲漉。  
喘絕復歎。蟻卻蟹入。拾級而登者。蓋以百計。迺貫倒  
景。絕大鴻。超野馬。浮蟻蝶。舒息輟節。擗乎萬壽之宮。  
神岳蔣蔣。爛炤真靈。赫會龍函。天緯杳冥。日夜出雲。  
光景煒燄。千變百殊。晷刻岐形。或雲霰牢落。匹溢駘

驛。徽奔象逸。半散遯湯。太行恆山。浮混碣石。或糾屈  
櫛密。虬結鶴立。左招右索。摧囓翕集。專專默默。似有  
於邑。或份郁亂費。景炎扈煌。赫戲叛換。羽旄殷芒。還  
照濛汜。啓明銑光。或神昧鬼杳。霾曠魍曖。造象太極。  
赤萌表裏。胚胎殷虺。汨若下海。或猗儺媿媿。綽約脩  
嫫。乍首乍背。明疎微踰。忽如有思。曲障回裾。或尔鬢  
噴勃。頰艷恂恂。土囊崩車。渭鬱蹉躑。賁星賈芒。魚路  
浪騰。然後冲漠。澗深收華。閔曜歸神。元始藏象。大幃  
希夷。頤洞。嫗母萬竅。其左右。則飛閣流丹。中度仙經。  
碧簡赤文。守以六丁。五千三洞。洞元上清。北朕太元。  
延康赤明。神策百二。華蓋黃庭。虛虛非馬。亢倉無名。  
金虎白龍。參同元英。先乾蘊氣。後坤返形。真誥祕符。  
煥乎層城。迺有馬明修羊。叔卿子先。葛越壺公。洞明  
自然。西河歌而擘啗。仲甫飛而蹠躑。韓衆駕鹿。以子

蜿茅濛馭龍而蜿儻元方鬢髮而遨嬉。毛女纖纒而騰騫。實列仙之攸字。總無上於諸天。於是降陞道步。中唐泛眺四周。而巡回皇。乃有汎泉涓澮。清泠紆餘。互望神之虹梁。象雲漢之荷衢。翔陽浴其東界。全樞浪於西隅。觸磧成沼。過窳爲渠。晶沙雪離。鏡萍星鋪。頌首積尾。謹聲喚喁。外有神荼鬱壘之殿。朱索莖葦。魁頭四目。甲作凌遽。黃父閃倏。聖母桔耕。父糧靈保。儻歌赫拉。蠱殃若乃。豐碑穹崇。樂石之府。與夫御香祭器。省牲易服之所。耽耽翼翼。鷗饗祚主。式禮苾芬。鼉萃振古。揚摧庶彙。明共羣生。茫端渾竟。不可殫名。木則松栌樅檜。貞木守宮。鼠梓虎目。白桜赤桐。森尊衆。蓼輪困離奇。翳檄喬檄。扶疏瑰魁。敷慳杼杖。梢擢莖。虎刺天垂陰。闕地沔陽。作鱗句羽之。而聶炕。藪中扇風。調竽笙簧。軼茂鄧林。齊蔚搏桑。結根太始。稟元



攝提歷葩揚華閱統翹支邁奇齡於九頭何周秦與  
漢隨爰有陰火兔伏遊氣成絲琥珀威喜神菌華芝  
燭耀乎其下鳥則舞鶴二八獨鶻雙鵠烏鷄白鷗日  
鷗晨鷗颯沓湛淡奄薄續翻暮有鷄鷲鷄離狂鷗肥  
鶴鬼車十翼奇鶴九頭魅伏鼉行怪歌哀謳聲聒乎  
其上竹則綠籟篔簹周以楯闌扞根彙節春筍冬筠  
密上稽露疏中閔雲櫛椽郅曲阡眠檀欒單體纖肌  
冰爽霞鮮笄日空實同稱異源草則萋萋汜濩離靡  
菀茂帛帛布布異菴凌糅攢榮飢葉習翠菲青確扈  
般爚幡纒精瑩采純緣陂爛錦被町噓芬披鬱醜醜  
薰馨藥則黃精赤苓勤母文無細辛大苦薯蕷苾胡  
千年之苓九節之蒲蠲瘡辟癘泄暑調寒桐君俞跗  
舌爽未單果則三色之李五沃之桃紫灰燕支緋碧  
紺縹來禽日結文杏沙棠猴查燕梅擘甘罇芳若榴

別房而攄丹。嘉柿迸蜜而飛霜。百物蠢育。形性慌芒。  
蓋天地爲廣大也。惟茲山秩其成。緬元黃將受厥。  
明。負反景於西海。傾六幕而函精。歇緒荒末。開顧隆。  
期。值九六而遵晦。應五百而光飛。是以商秩漢祠。視。  
三而弁七。唐宗感生而震夙。明帝夢遊而悚慄。秦壁。  
返而新墟。終胡縊而莽漆。肸明爽於嘉兆。邈元會而。  
若一於赫。大清凝命。開禎粵若。聖祖下武配京。

當龍飛之六七。握神矩而時巡。致殷薦以精嚴。儼上。  
赫而下明。謨睿慮而摛藻。紀隆祥於天慶。登格皇穹。  
榮鏡萬靈。故師牧敷其光。奕葉闡其業。嘉瑞阜殷而。  
廟兒有赫也。遂作頌曰。巖巖崇居。格岵峩兮。經宛窳。  
窳。靜闇邃兮。緼豫周張。神晻靄兮。蒙籠混成。回元氣。

兮。咲肸豐融。麗萬世兮。

瑰璋幾軼皋  
文而上之

龔定盦燕昭王求僊臺賦

燕昭王登虛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極。駢駢汨汨。泥泥沒沒。萬民蹙額。燥風枯人。大川生塵。晦晦蠢蠢。渴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衢。上輦齒車。下不通清渠。百腥塞填。七竅不得以甦。舒萬民勲荼。於是王乃凭筐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兮若青雲之始翔。藹藹兮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繼纏結乎城岡。僂星辰。招鸞聖。卽之溫溫。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拏。忽值吐其耀芒。手攬之而纏緜。乃颺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是燕國之徒。搢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氣也。益然而和。愴然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瞽者遇之而精。朝不曠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閒。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氛。

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謀休光玉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羣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淒迷兮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釀乎自然之域。巫易招之不能降。馮相禳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真。求燔焉而無質。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瞥兮若海鳥之轢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親。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別。徒欲求之。羣代馬而影迷。亂燕蘭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令聞孔嘉。殖鮒道德。藥餌雲霞。澹二帝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儼王之神。殢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真。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媚於宇。使王晝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

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龔定盦戒將歸文

予幼邁厥心疾兮。背吉祥而誓馳。下上無所泊於天淵兮。結靈光而內回。民奠予于衆所食兮。予窈眇以吟呻。殺類草於旁秋兮。斥吟華於上春。予幽幽以自燭兮。非衆磨之能穴。恥列炬之平然兮。非孤光之所逼。塞萬歧之恆由兮。乃豁然而怒出。精炯炯其獨寤兮。物温温其燭楹。拂清輝而不御兮。嫌太陰之尚墮乎形。忽皇皇其悲無依兮。客迭索而無贈。媿衆心以爲才兮。亦聊棲而強定。久浮浮而變化兮。羌卽事而成逕。入屏處而自探兮。乃大哀而亡命。嗟微塵之不一竅兮。驅匠灑而宅之。造亭亭之高宮兮。接玉女於雲涯。蘇予息之奄奄兮。未成象而目眈。諒空蒙之不

我構兮。陳文言以遨嬉。舍芳香而誰御兮。夔澄照以  
長辭。恣毀桀以譽堯兮。冀萬福之登來。駭制作於三  
皇兮。予又勇乎瑕疵。蠹孤義之俯天兮。無譬喻以詞  
之。散餘懷而之形骸兮。乃瞬睨而側頸。絕千載而蘇  
一笑兮。亦解淚之所孕。萬常不得安居兮。再元黃之  
紘紘。諒鬼雄之弊濁兮。終結翹而徒勤。嗇靈怨之沈  
沈兮。倏予到乎名言之外。轉圓常而大觀兮。曾不立  
乎一義。玉女乃召予高雲兮。音琅琅其詔予。汝奚隆  
于狂慧兮。非出離之所塗。館汝以寒春之宮兮。從無  
愁之攸居。汝東游見毒龍兮。龍族曾不醉汝乎。酒西  
見宛宛之弱妃兮。又嬌獰而誅汝。義何孤而非繁兮。  
情何予之非儔。予東見童蒙兮。顧威孔神。營百淬之  
美心兮。祭以媚天。西見峯雙兮。曰禍福在予。貢繚戾  
之淒清兮。亦伺人而闇投。其佐戊律兮。分神化軀。棲

人睫兮據人剗尸神笑逆兮肝靈怒悅神明之一霧  
兮夜秋秋而亂語何智可摧兮何思能降龍夔夔以  
怒心兮電惶惶以收風玉冰冰兮无愁愁思不可以  
久淫汗淫淫兮既雨戕思林兮伐智樹放聰輪兮黜  
明御歸來乎歸來乎泊兮吾以寤重曰心疾之構光  
景聚兮屏營寂忽无適主兮百愁往來召羣苦兮匪  
智匪道逢玉女兮久遊不歸慈所牽兮空首稽首禮  
則真兮而今而往得所門兮而將誰與游而何歸之  
休而甯汎汎以湛浮道爾靡有言兮

鄭子尹隸對

客問曰邑之隸橫恣有年矣今一二賢令長力思摧  
其鋒以懲其前而卒未之悛者何也曰子不觀家之  
獐犬乎我之蓄彼責以防賊脫或子來爲彼所齧彼  
計必杖已縱而匿番椒甘稍親爲子脣謂何不防罪

反在客。期期彼來。必卽寸磔。子去彼來。屈伏潛藏。禦  
人終夜。信信狂狂。及日對之。怒歸渺茫。畜隸者何以  
異於是也。客曰。妻悍出屋。牛瘦易牧。子奚爲哉。必是  
之蓄。曰。斯犬也。以言足食。不若羊彘。以言可玩。不若  
狸狎。雞鳧之娛意。惟是狡獪。兼其猛厲。捧首晝眠。喙  
常拄地。微聞足聲。倏起。呻逝。漆夜驚賊。啓戶。膽縮。羣  
嗾不前。彼謬四逐。尚有餘力。爪地撲撲。子欲易之。必  
取馴伏。則蓄犬奚爲歟。且吾嘗觀其噬人。亦非無因。  
友如君輩。衣冠至門。屢招方來。童子代閤。彼方起敬。  
妥尾圈豚。二黨舊姻。歲時來賓。入門甫曉。聞呼卽遵。  
徐伏客畔。候骨舐脣。戾頸媚睨。亦知爲親。若夫龜視  
蛇行。施施兢兢。自門及堂。喜彼無聲。忽晷摸腳。血流  
於脛。又有頻來鄰子。狎之帖耳。謂彼可恃。誤蹴其尾。  
彼販而起。哇焉一觜。衣裂踝穿。忍淚爲喜。由此言之。



犬亦何罪之有。雖然有教之犬。夜司其職。無教之犬。晝齧過客。焉得不責怪其主人也。客笑而起曰。吾以爲必任其恣睢也。主人亦有責乎。然則爲主人奚若。曰。繩之則曲。卷之則乞。憐逐之則藩籬無衛。肆之則咆哮齧噬。而衆人詛怨。夫國猶家也。子試思子之於家。欲牆雖卑而無踰。戶雖閉而不擾。於蓄犬之馴暴。其有闕乎。其無闕乎。清心寡欲。中鮮居積。四洞八空。破銅爛鐵。則無所恃。犬雖猛。何益。檢及埽廁。一夕數起。兒書女織。聲不絕耳。則無幾勞。犬備員而已。然後提犬之耳。告以至誠。不受揮叱。責在必行。彼於畜類。善知人心。不見夫戲犬者乎。猴冠而騎。逐鉦應麾。喝首入鑲。卽徐磨而中規。奇技淫巧。且唯以隨。安見犬之不可以正教也。客倦而臥。隱几長嘆。曰。亦盡矣。君子自反。惟士爲然。子身之不瑕。而口多擇言。顧善

論犬哉。送窮乞巧之倫。

王壬秋謝哈密瓜賦。并序。潭人。咸豐丁巳補行。壬子乙卯。

鄉試舉人。有湘綺樓駢體文。

哈密瓜貢自西域。登於玉筵。非近貴大臣。莫得受

賜。其名震於本朝。通於四海。文人詠頌。以得嘗為

幸。誇其鄉里者。蓋不可紀。余以公車留於京師。從故

大學士第中。與分半蒂。又山東巡撫見餉一枚。深求

其味。玩其香色。至五六日旬時矣。既歸鄉井。因暑盛

削瓜。追思其事。恐後之迷者。隨俗而稱。方今天下多

事。夷狄侵陵。若道不由庚。此瓜將蒙竊嘉號。遂作賦

謝之。其詞曰。

漢武皇帝。既席盛業。功德渤海。冠於禹湯。乃作上林

苑。三百餘里。珍木瓌果。載籍之所不述者。駢闐排闥。

萬樹一行。辛有南越之桂。苦有蜀蒟之醬。甘有王母

之桃酸有蒲桃之漿。五味淫溢。滌醒解涼。方朔不得竊。欒大不敢嘗。乃以夏日。避暑建章。使大官進冰。尚食副瓜。絺巾旣撤。玉盤方舉。帝色有不懌。召上林丞。榜之一百。趣召博望。求於西域。役死者數萬。得瓜一石。橐佗負載。千里一息。至於御前。蒂尚未黑。水若浮匏。刀若畫雪。香散四坐。味已入咽。甜若嚼霜。爽而無屑。寒若照膽鏡。肝肺瀝瀝。煩豁氛靜。其品第一。羣臣見者。皆呼萬歲。議功立名。因帝寵嘉。越來自西。以謚此瓜。三千年後。徧於四遐。有東有南。望塵奔爬。中國聖地。長養精華。燉煌故邦。產無餘相。逮我 神清受命。化覆無外。漢之絕徼。曾不出砌。於是驪山博士論瓜之黨。有逃於發機者。游於夷中。好爲游說。稱道瓜美。以風夷類。椎髻高鼻。深目醜種。習 皇帝之仁義。棄弓戟而荷耒耨。率其婦子。種壅耘漑。以博士狃於

溫谷欲救其敗。故瓜熟必十月。然後入內。名從主人。號曰哈密。如野獻芹。口慘鼻齜。而皇帝受之。以柔遠國。時賜近臣。示來遠物而已。爾其爲狀。則猥瑣宛轉。擁腫卷曲。墮似敗絮。重贅多肉。皮則不堅。不柔。非青非綠。以爲黃。膩。又不可熟。瓢則甜比敗蜜。厥氣生腥。榨之無漿。含之不冰。黏滯軟澀。狀譬膠錫。圍中南瓜。正爲可兄。曾不自恥。而貢於京。則有膏梁餘子。食無正味。問其地產。而轉自相貴。乞分十一。爰祭爰醜。或田舍諸生。宦若侏儒。榮其得賜。懷持歸家。反復壘傳。曾不敢咀。黑腐敗壞。猶欲爲菹。又安敢毀譽乎。夫名賈高族。依託附屬。沙漠朽壤。敗土磽确。藤蔓牽引。鉤帶膠葛。習慣僻陋。倔起阡陌。罷牛憊馬。籠挂繩絡。車仄擔陪。因緣而進者。家家以爲隨珠。人人忘其魚目。或葉底瘠萎。糞土未除。髦酋上疏。薦登御廚。他國

劣種微感地氣同車而進不經而至而狂穉昏蒙輕  
薄之士望風承旨探頭側耳搖脣嚼齒尻高足痺目  
未及見舌未得舐手未及捫口說其美使老圃迷惑  
婦子咨嗟枯樓入土匏瓜渡河東陵故侯矧敢疵瑕  
瓜乎瓜乎不亦過乎若一日天子彈五弦之琴求  
解慍除渴之用玉盃金刀以待苞貢則此瓜將永屏  
塞外爲田夫所羞種泣而自責愧而入甕

李恣伯荅僕誚文

李慈銘字恣伯浙江會稽人光緒庚辰進士戶部郎中有湖塘林館

駢體文

先生客居作文守歲呼僕淪研僕倚屏睡先生叱之  
僕起而誚官窮至此官文是崇誰使官幼識字不忒  
哦詩上口聽經能背誰使官長作文無害鏤膺周秦  
胠手漢魏不今是逢而古爲媚思蹀若癡意迷若醉  
官今已壯所得者累官之西家佻今崽子偵倒杖杖

乳臭青紫官之東鄰烏獻家兒丹豉布算猗羸埒貲  
官有薄田歲豐以蓼三載不治責稅荒草官應詔科  
字必俗矯六上不收三十髮皓官既世贅皆城即休  
以專而壑以首而邱云胡是歆而仕之求云胡是銜  
而都之游鷹春則鳩橘淮而枳謂官此來當殊厥趾  
詎今匿景畏晝於市結舌四坐侈頤百氏刺毛已嚙  
徑艾絕軌上車祕書平頭綠鞵而我於官互更褐裘  
五陵騶卒錦障大馬而我於官薄笨驂駕官窮至此  
官猶有家樂和舊坊面城背涯堂度織具門停釣車  
養親課稻娛賓治花官今墨屎進退何擇局疎蹉資  
以至今夕而猶文為文將奚適官固耐窮我請自絕  
先生聞言飄然而笑謂僕且退爾無我騶我心太虛  
白雲在天爾蘄速改請以來年因濡筆以為之文曰  
吾拙吾力吾默吾識吾飢吾寒匪吾文是職乃天之

所以全吾真而養吾逸

哀祭類

汪茗文鍾廣漢哀辭

并序

檇李鍾淵映廣漢年二十餘囊所著書數千言來遊  
京師介其友葉生元禮凡三至吾廬旣相見數與予  
辨論六經諸史之原流詩歌古文辭之利病與自唐  
以來諸大家之門庭曲折口哆目張洋洋纒纒夜漏  
逾四十刻而猶不止予欲傲之以所不能知而廣漢  
性甚敏識甚高俛仰前古蓋其不知者無幾也使稍  
抑其盛氣而加深思焉則進於古人也不難顧別之  
旬日而元禮來告廣漢已暴卒矣夫士死曰不祿短  
折亦曰不祿今廣漢兼此二者其可哀也嗚呼豈造  
物者故畀之以才而又不欲其成且立邪豈豐於此  
必嗇於彼固有默焉司其進退予奪者邪豈亦聽人

之自生自死。自壽自夭於其閒。雖造物不能有其權。邪。洵乎其可哀也已。或謂廣漢血不華色。又其面豐。上銳下。以相法言之。皆不壽。此則非予所得而測也。姑爲辭曰。

文木雖美。遇匠則斲。檀梨果蓏。實盛則削。是而所是。非而所非。氣壯且銳。持此安歸。故曰毋以物傷生。毋以身殉名。已乎廣漢。其亦知之邪。使其有知。又將誰尤。

姚姬傳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輩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諍。卒承諧許。或歲或月。以事閒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訣。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焱怒。



濤驚復於恬靡。小泚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昧。吃口澀辭。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尚饗。

張皋文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誰歟。明之北海鄭氏。經唐涉宋。大論日蕪。天鑒大清。篤生巨儒。乾隆之初。婺源江公。刊榛兌途。灑流就東。厥其繼者。休甯之戴。先生起歛。並轍聯佩。戴君宏通。衆流並泳。志修年短。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思約理積。掉頭序廡。壺奧獨闢。既啓其室。遂周其藩。桴杗格栴。既固既完。箋禮九篇。以鄭正鄭。惟其匡楅。是謂篤信。一義之發。邇於睫眸。先生不言。千載其幽。較其所成。於戴蓋多。婺源之傳。岱

華比莪。古人著書。感發不遇。先生不然。頤志養素。早年獻賦。入贊機衡。對策鑿坡。聲震殿廷。帝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慎簡俊乂。翩然高蹈。有遜若飛。不事之功。其成則巍。杜門養疴。二十一年。既定禮堂。其人未傳。景行實行。高山惟仰。昊天弗遺。後學誰放。伊蒙寡昧。一言獲褒。春風所噓。不遺薪蕘。三年在門。莫窺美富。旣困馳驅。乃始自咎。獨持緒論。以當衆歧。端策恐驟。瞻途識夷。丙辰之春。再謁几席。先生欣然。曰子可益。則理其穢。則淪其清。恢之拓之。以崇以闕。閱其飢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歲在己未。孟春北征。先生餞之。肴核旣盈。酒酣執手。曰學實難。曹不知道。繡其悅擊。前賢後生。生氣求聲。應弗章弗傳。孰美孰盛。挹河知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非子曷望。疇昔之歲。殷勤與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舊

聞告我新得使我暮年快觀奇特惶恐再拜負慙此  
言匪敢怠荒乃爲俗牽逝將歸來返我矩矱庶幾籍  
湜果不畔去恭聞易箒命簡作械寫不成章筆絕意  
嗛嗚呼微言遂絕於茲哭寢此日傷心曩時具存者  
書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曷敢以二尚羈塵鞅罔遂駿  
奔輕紼不親奠學弗存南望一慟告茲哀衷言有弗  
宣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不鑒未知後死斯言勿  
玷嗚呼哀哉

梅伯言祭陳石士先生文

嗚呼我公名德世師區蓋莫罄言伸其私我初見公  
某局之側謂爲達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  
隨園賦詩二客一叟庚申同舉別面反久懔然年丈  
造門致恭自此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疎客譽我惜惜  
人或貌應公言愈深慚欲起尼口不可禁於時辛巳

壬午之閒。我初入都。翳路顛顛。推轂於泥。期居人先。  
躡垤莫振。拜公南旋。公淚承睫。我悲在顏。依斗望京。  
別者四年。弔禍商文。字過萬千。主試江南。撤棘過舍。  
拊竹摩松。問屋所價。謂終結鄰。同臘共蜡。跳踉童甥。  
索扇乘暇。憐其幼聰。書語褒借。歡留五日。朝盤暮卮。  
東田之下。潮溝之西。逐蓋追輪。詰曲城陴。留書滿囊。  
汗走童奚。戊子之秋。閩中提學。書告期會。十月望朔。  
緩舟詠途。金山之焦。僧帽對著。閣榜松寮。屋腳插江。  
開簾捲濤。萬馬過枕。海神上潮。圍樓大榭。葉黃於瓢。  
波水四伏。山聲刁調。惠山捨舟。泉石蛆蛆。杏山朱魚。  
遊目分寫。別徑過市。名園暗通。怪花神叢。穿透陰蒙。  
愆我騎危。坐笑不從。囊棊提局。命擇幽敞。酬答累公。  
我得恣覽。胥門別歸。閩書隨至。外孫遠來。繼者愛壻。  
於我廬旅。久不自它。豈我致然。公誠不訛。時遭母憂。

動勦莫仗。厚恤孤凶。非意所望。再見京師。壬辰之冬。意滿莫敘。歲除恩恩。使浙三載。返益貌豐。文酒從讌。冀無終窮。公疾始作。言笑坦坦。自意無他。屬我勿返。執手於榻。爲計深遠。越日再見。言詞苦危。曰我爲文。子知我師。孰宜去留。筆專子持。苟念生平。當嚴勿欺。我笑慰言。此則早計。後今廿年。事當見昇。我言則然。我悲難制。公手持我。踣閭揮涕。子忍乾愁。不我救甚。公竟永逝。嗚呼哀哉。我歸實難。不歸何依。搏搏之天。博博之士。骨肉以外。恩自公數。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毒予。見公入柩。銜恩述哀。惟其靈佑。尚饗。

吳南屏梅伯言先生誄辭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名傳侍郎之學。

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  
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  
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  
事。顧心竊隘薄時賢以爲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  
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  
而余閒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  
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  
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  
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  
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  
侍讀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余於先生  
才數面。而與先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  
余窮老於世。今日且避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  
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

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貲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乃爲之誄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爲兮大馳獨爲文章之人兮世安賴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曠耶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胡詠芝祭李迪庵文胡林翼字詠芝湖南益陽人道光丙申進士官至湖北巡撫加

太子太保諡文忠有遺集

烏乎我公一代純忠仁者之勇儒將之雄公生之始

惟嶽降靈正氣爲骨厚德爲形曰忠曰孝積之百年

積久而光篤生名賢生有奇骨敦厚如勃肝膽沈雄

口舌木訥樸如新息晚成大器誠如涑水腳踏實地

公處於鄉幽潛不彰曾公倡義乃起戎行惟羅惟謝

與公頡頏率其子弟赴難豫章初戰不利謝公先亡

臨淮代將西平視師吉水廬陵延望公麾公麾旣至

所向披靡。遂由衡柱。至於巴陵。既定湖湘。進克鄂城。縱橫掃蕩。三千餘里。半壁山巔。十萬賊壘。公所部兵。五百人耳。前鋒始交。勝負莫測。公師躍入。十盪十決。岸赭江紅。飛毛灑血。采石順昌。詎足擬此。湘軍之雄。自公伊始。公乃不矜粥粥。無能言簡意重。淵默雷聲。山不言高。海不言深。潯陽渡江。馬首遂東。弋陽大戰。信州奏功。義甯轉鬪。來援於鄂。余時困厄。氣羸力薄。鼓聲不鳴。賊氛甚惡。公來生我。我楚人倚公爲命。以至於今。百戰奇勳。芒刃不頓。萬賊嬰城。凍蠅自困。乃建長圍。以斷賊饜。妖祲夜落。將星無光。丙辰三月。羅公云亡。哀疏入告。天子改容。誰堪大任。授公元戎。以我卒伍。隸公麾幢。軍謀鉅細。一秉於公。公賤權謀。接士以誠。公審賞罰。制事惟明。萬幕無譁。六轡不驚。軍律暇整。莫與之京。因獸猶鬪。羣梟來援。公所經



綸動中機先。旣決長渠。遂取城闐。以定江漢。以復蕪  
春時方饑饉。野無青草。五月無糧。一飯不飽。公軍於  
淶。強寇在門。人或囂爭。公軍無言。人之欲食。誰不如  
我。公往撫之。如腹自果。人之欲衣。無衣則寒。公往煦  
之。如纊自溫。匪法所制。惟德之純。賤貨尚義。君子之  
軍。軍勞不恤。我心獨悲。置吏無狀。使我士飢。嗟我有  
位。無卽於荒。毋營私橐。以裹行糧。甬勉同心。貧也何  
傷。狐嘯於城。兔藏於窟。溢口之氛。六年莫遏。蓋抱獨  
勞。奇謀自靖。渠塹十重。湖連千頃。鐵騎雲屯。戈船夜  
警。天隄四張。檻獸莫騁。賊在彭湖。狼狽相需。一夫當  
關。如虎負嵎。公有奇計。潛師夜趨。聲言宿松。返旆石  
鐘。將軍天人。莫測其蹤。賊在蘄黃。蟻附鷓鴣。張批亢搗  
虛。以救淶陽。公兵渡江。肆應不遑。軍興九年。額兵虛  
設。無正無奇。不缺則折。譬之解紛。勢禁形格。孰拊其

背孰搃其吭。彭湖之戰。惟公知方。賊陣如蛇。縈左拂右。賊性如犬。利進鈍走。惟公兄弟。角前倚後。斬黃之役。功乃不朽。百道并攻。萬雷齊發。江流沸騰。山城迸裂。公麾先登。一鼓殄滅。執訊獲醜。焚巢掃穴。九江之功。於今爲烈。惟帝念功。車服以庸。毋掣其肘。專奏九重。毋撓其權。大官是崇。哀此皖民。汝往孳之。兵怯賊狂。汝往治之。公拜稽首。受命不辭。公性至孝。望雲思親。書飛雁帛。淚墮綸巾。公讀家書。誨言肫如。義先君國。恩後庭闈。王事多難。無念爾私。公聞有命。感泣獻歎。公之專征。一軍四分。眷念江楚。公心獨仁。固知兵少。不忍惜身。固知賊多。不敢違君。四城旣下。道無留者。急援廬州。何其速也。狂賊十萬。乘我於危。血戰千里。力盡而疲。我聞其時。星隕如雷。愁雲四合。毒霧爲霾。胡天不弔。罹此閔凶。帝曰吁嗟。王臣

匪躬億萬斯民巷哭相從嗟我棘人母喪返里負土  
未成大變突起出山非禮在山非義涓埃無補金革  
無辟始聞公死將信將疑中夜傍徨若忘若遺公豈  
死邪吾人何依斯人不出吾誰與歸疇昔之夜大風  
披帷天容慘淡沙石亂飛我公至止冠帶巍巍笑言  
既洽顏色若怡握手勞苦歡若平生忽忽自驚疑公  
已薨欲言未言悲不自勝公曰否否我豈其死討賊  
之事在吾與子餘音在耳荒雞初鳴蹶然坐起憂心  
怲怲雖死猶生公之忠魂魂兮歸來活此黎民與公  
共命覩顏尚存醜酒爲奠灑淚爲詞英靈如在尚其  
鑒茲尚饗

此文載湖  
南文徵

曾滌生祭湯海秋文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一呷之藥。椽我天民。豈不有命。  
藥則何辜。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

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名揭。如燾斯標。奇文驟布。  
句驚字梟。羣兒苦誦。自暝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  
大風噓口。吹女羽毛。舐筆樞府。有銛如刀。儕輩力逐。  
一虎衆蹂。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  
坎坎郎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昨鼂之市。窮鬼噴沫。  
婢歎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  
伐肝蕩肺。與命爲仇。被髮四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  
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  
是時淮海。戰鼓殷酣。狝夷所躡。肉阜血潭。出入賊中。  
百憂內淡。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  
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瞠兩眸。曰余乃頗。瀝膽相要。  
斧門掙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  
王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諧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  
袒肩載號。煮魚大噉。宇內兩饕。授我浮邱。九十其訓。

韓悍莊誇。孫卿之醜。鑿義鬪文。百合逾奮。俯視符充。  
其言猶糞。我時譏評。君曾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廷。  
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寇讎。  
朋遊所誣。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衆瘠生膚。  
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  
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剛如鐵。  
鋒稜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昔余痛諫。  
君嘉我忠。曾是不禁。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淚墮如縻。  
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醉子一滴。  
庶攄我悲。

曾滌生母弟溫甫哀詞

咸豐五年十月。賊目僞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  
通城竄入江西。別有廣東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關  
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

周培春等投歸石逆部下。願爲前驅。石逆授之僞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之類。兩逆黨者合併爲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贛水以西。望風瓦解。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晦日。袁州繼陷。遂圍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躬率水陸諸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爲賊踞如故。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爲府八。爲州若縣若廳五十有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訛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踐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乞援於楚。賊亦益布金錢。購民閒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自湘中閒關走武昌。乞師以拯

江西於是與劉騰鴻峙衡。吳坤修竹莊。普承堯欽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撫胡公奏請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鑿兵。凡攻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翔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昇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悵悵。喜極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寢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溫甫與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舉。今茲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相弔。亦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

也。溫甫旣出嗣叔父。以咸豐八年二月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君續賓迪庵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相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破。强悍深根之寇。一掃刮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蹴黃安。喋血皖中。連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人人自以無前。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與李君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予。吁。上。竟以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曩吾弟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皖北百勝之軍。萃良將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適丁其厄。豈所謂命耶。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旣及之矣。而不肯退師。以圖全營壘。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與李君。以初十之夕。併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圖



脫免豈所謂知命者耶。遂綴詞哭之。詞曰。  
鱣鱣我祖。山立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爲長。  
魯國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維先德。稼穡詩書。  
小子無狀。席此慶餘。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有二。  
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彼麤穢者。乃居吾右。  
抑塞不伸。發狂大叫。雜以嘲談。萬花齊笑。世不吾與。  
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舛相背。逝將去女。  
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  
何勁不摧。躍入章門。無害無災。壘篋鼓角。號令風雷。  
昊天不弔。鮮民銜哀。見星西奔。二子歸來。弟後季父。  
降服以禮。匝歲告闋。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  
旣克潯陽。雄師北邁。剗潛窺桐。羣舒是嘷。豈謂一蹶。  
震驚兩戒。李旣山頽。弟乃梁壞。覆我湘人。君子六千。  
命耶數耶。何辜於天。我奉簡書。馳驅嶺嶠。江北江南。

夢魂環繞。卯慟抵昏。酉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窟。  
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嶸廢壘。  
雪漬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  
原注：子於道光甲辰寄諸弟詩有云：辰君平正午君  
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謂弟澄侯。生庚辰歲。午君  
謂温甫。生壬午歲。  
老沅即沅甫也。

左季高祭胡文忠公文

維咸豐十一年良月宜祭之辰。太常寺卿左宗棠謹  
以豕一羊一酒醴之儀。致祭於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兵部侍郎巡撫湖北提督軍務胡公詠芝尊兄大人  
之靈。而長言以申其哀。曰：我生於湘。公產於資。歲在  
壬申。夏日冬時。詹事文學。讀書麓山。兩家生子。舉酒  
相歡。我甫逾冠。獲舉於鄉。見公京師。猶躡文場。縱言  
闊步。氣豪萬夫。我謂公等。公步我趨。羣兒睨眦。詫為  
迂怪。我剛而褊。公通且介。諧謔雜述。不忘箴言。庭誥

相勉道義是敦。公官翰林。我整鄉里。中閒契闊。蓋數  
稭耳。公守黔中。我居壻鄉。歲比不登。益無餘糧。使來  
自黔。械金貺我。欣欣度臘。返券舉火。光豐之交。盜起  
蒼黃。紅巾白挺。踰嶺下湘。我治軍書。入居湘幕。公帥  
湘人。建牙於鄂。六七年閒。湘固鄂完。我司其隱。公任  
其難。江漢滔滔。用武之國。公總上游。以規皖北。前羅  
後李。楚之良也。公帥以聽。位高心下。曾侯觥觥。當世  
所宗。公與上下。如雲與龍。養士致民。恤農通商。斂此  
大惠。施於一方。我方憂讒。圖隱京門。晤公英山。尊酒  
相溫。公憫我遭。俛焉若盡。憂蘊於中。義形於色。我反  
慰公。何遽至此。天信吾道。猶來無止。流連經時。辭公  
返湘。有命自天。襄事戎行。載旆東徂。數控賊氛。公  
聞則喜。謂我能軍。我嘗戲公。吾豈妄耶。憂虞方殷。謬  
語相夸。安慶既下。黃州隨之。桐舒壘克。復徽與池。賊

萃吳越。猶癰斂口。協力並規。庶殲羣醜。何圖我公。積  
勞成瘵。中興可期。長城遽壞。書來訣我。勞者思憩。君  
等勉旃。吾從此逝。啓函涕零。亟致良藥。蒼頭馳賫。七  
日至鄂。使還告我。詳訊寢食。公臥射堂。屏退婦稚。血  
盡嗽急。膚削骨峙。頻聞吉語。笑僅見齒。鼎湖龍去。  
攀號不遂。以首觸牀。有泣無淚。嗚呼公乎。而竟已矣。  
彭殤淵蹠。均之一死。況公名業。震今鑠古。絳灌無文。  
隨陸無武。勞臣斯瘁。歿乃暫逸。委形觀化。祛煩已疾。  
君子曰終。得正斯可。以此哀公。公應笑我。悠悠我思。  
不甯惟是。交公弱年。哭公暮齒。自公云亡。無與爲善。  
孰拯我窮。孰救我福。我憂何訴。我喜何告。我苦何憐。  
我死何弔。追維疇昔。歷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妍。  
公之嗣子。我外孫夫。今我於外。罔恤其孤。公之先塋。  
屢思改卜。執紼未能。莫相負築。遺文無多。可以餉蠹。

章疏琅琅。關係國故。當以暇時。爲之校刪。上之史館。藏之名山。我當力戰。罔敢定居。以終公志。以實公譽。儻遂生還。梓洞柳莊。當展公墓。兼省福郎。謂公嗣子靈輻西返。不獲走送。陳詞酌酒。聊以志慟。有酒如池。有淚如絲。盡此一哀。公其鑒茲。

鄭子尹祭舅氏黎雪樓先生文

嗚呼。釋氏論人。四大合成。當其散時。無影無因。雖則云然。是氣非理。氣則有終。理則無止。孔曾顏孟。周程邵張。惟其理存。至今不亡。維我舅氏。我知不朽。沒後思之。愈覺寡耦。生順沒甯。乘化以遊。今日高堂。明日山邱。我未及死。情曷能已。痛念靈輻。啓期在邇。雪中謀食。負病而行。孰知更病。幾不能生。以舅之故。拌命馳歸。骨立如柴。吾亦自危。幸撫公棺。是天我憐。所謂理者。止如此焉。吉日至矣。公何踟躕。薄酌于前。鑒我

病軀師弟一生舅甥一世便此永隔悠悠天地嗚呼  
哀哉

汪梅村招魂

歲在置吾日曠天龍汝沒既周始召汝魂曰魂兮歸  
來無上天些閻闔跌蕩頰齊煙些魂上征兮將益卑  
視世緣些魂兮歸來無入地些上下四遊無定位些  
魂兮木強不能絜楹如人意些魂兮歸來無徂東些  
鯁人夷亶妖妄同些魂惡術數不能爲叢些魂兮歸  
來無適南些錦繡珠翠愚夫酣些魂甘淡泊必厭其  
貪些魂兮歸來無西征些王母印度怪隱營些魂距  
釋道守正不行些魂兮歸來無北轍些元冰寒門六  
月雪些魂無見聞祇益其拙些魂兮歸來無適山些  
羊腸猿徑鳥道攀些魂不驚時趨往逾艱些魂兮歸  
來潛九淵些曹娥叔雄導汝前些魂知孝父二女比

肩些。二魂兮歸來。宜依死母些。剛毅木訥。質自守些。二時  
巧佞。給懲厥心。而棘口些。二魂兮歸來。宜入城些。二婉婉  
汝妹。祝汝無生些。二魂往從之。怡素行些。二食草相讓。鹿  
呦鳴些。二汝僉耐貧。茹荼蓼而適情些。二椒漿紙錢。麥飯  
盛些。二相憐絕望。泣同吞聲些。二魂兮歸來。夢依吾些。二汝  
守吾訓。自殺其軀些。二懲羹吹齋。若吾愚些。二惡泰持盈。  
甬勉有無些。二憤時嫉邪。如焚濡些。二閉戶自精。圖史娛  
些。二膏梁文繡。之不義。防炭塗些。二執爨澣濯。縫紉俱些。二  
持勤補拙。事爭趨些。二吾以此賢汝。世或殊些。二魂兮歸  
來。聽吾言些。二汝生一而死十。死非冤些。二汝早孀兮。死  
之原些。二成禮半月。無子孫些。二黃巾赤眉。遭時屯些。二威  
姑持門。無田園些。二老父尚志。囿籬樊些。二母氏劬勞。羸  
郭蕃些。二母族斬焉。鮮弟昆些。二硯田筆耒。弗飽弗溫些。二  
失愛後母。涼無恩些。二方柄圓鑿。莫繫援些。二惟媚爲姒。

戚風敦此。艱夷旦夕。簾與堦此。求汝之生。草無根此。豈汝之辜。戴覆益此。天帝方醉。兀昏昏此。守禮而殃。不足論此。天策鶉首。地天翻此。泉台廣博。活無垠此。汝祖汝妣。于彼存此。有妹有弟。敘卑尊此。重曰。徐璿之原高以崔。徐璿之潭湍以回。魂兮思父。江之隈。往告汝妹。偕以來。嶽嶽礧礧。峯四圍。芟飢靡草。木腓。汝父竄伏。生理微。其米則珠。羹則薇。天荆地棘。毒霧霏。霜寒翼短。莫能飛。銷鑠痲傷。土德機。余壽弗將。汝安依。衣苔帶藻。停亦稀。紀季之義。叔可歸。顛沛瘡疾。寒苦饑。夕強排遣。晝獻歎。果再逢修。蛇封豨。致命遂志。蘆之碕。涼飯一盂。汝少嘒。教汝朴弗。豐汝襪。淒淒澼澼。衣履漑。來可追。既往不譏。鳳仙木。犀菊苗。肥借書。在几。畫作屏。孔曰。忘憂。顏庶幾。魂兮歸來。是耶非。

附殉烈兩女傳長女淑蒞字子敬次女淑蘋字子平幼皆從余學於四子書外授以詩毛氏春秋傳左氏



禮小戴記劉中壘列女傳司馬公通鑑及於九乘除  
 術皆能略涉大義而長女傳於左氏傳二萬六千餘卷  
 深長女略最好學尤著史傳余家藏書二萬六千餘卷  
 於七略備詞章外恣其涉獵女寢饋其則聽自  
 沐蘇太孺人暨其母先皆事余孝無婢言則濯炊  
 母蘇太孺人暨其母先皆事余孝無婢言則濯炊  
 縫紵之事皆通鑑其地妹分司之嘗佐余補李廷壽  
 北史志表及通鑑其地妹分司之嘗佐余補李廷壽  
 也余續取後歲謀食江淮往來書疏會計率女  
 主之諸女儉素能寒苦操作不事婦女塗澤惡習不  
 信師巫釋道鬼神無徵之言不知榮會巧詐舟未  
 行皆余之鬼也長女適元庠生吳榮會巧詐舟未  
 月吳游鄴下明年卒於鄴女奉姑出亡匿淳化鎮東  
 女欲投水死其姑止之乃奉姑出亡匿淳化鎮東  
 為賊攻破姑不聞亂卒投水死乃奉姑出亡匿淳化鎮東  
 逆亂累身木僵絕匍匐行五里至居故臥陰溼地兩  
 足盡瘡身木僵絕匍匐行五里至居故臥陰溼地兩  
 歸遂僵臥女不食死時咸豐三年九月十日也論曰  
 城破時女不食死時咸豐三年九月十日也論曰  
 繼母不死舉程嬰及余歸結白事人為道州保抱置  
 城外生不舉程嬰及余歸結白事人為道州保抱置  
 第甚至賊未蒙姓者強其後而答誦僞咒不從將答之  
 女怡然請代賊婦姓者強其後而答誦僞咒不從將答之  
 也嘗謂室人云姊疾殤求自盡吾憐而尼之賢明人  
 非禮也而卒死於戲余無獨死也姊無日死無恨相親  
 詞也而卒死於戲余無獨死也姊無日死無恨相親  
 詞也而卒死於戲余無獨死也姊無日死無恨相親

藁葬不能省視爾長女瘞徐璫村塘側女瘞城內  
虎踞關山全貞堂後門外封而不樹皆賊境內也

汪梅村祭曾文正公文有序

維同治十一年二月戊午兩江總督湘鄉侯相薨於  
位士民哀悼若喪私親樊然述德歌相俱廢某等不  
佞辱為知愛廁諸賓友之末以謂公之碩德偉烈著  
於史氏其文章緒論耆俊皆能記纂獨其前後論建  
胥本以人事君之忠非身受其闡澤者不能言之翔  
實無遺也因本見聞所及而附於騶虞之誼云

元黃滲黷八柱繫只精氣沕穆賴日星只岱渤高深  
壤涓盈只位職何在在舉能只皋夔啓沃元凱升只  
勳華叡聖繇壽成只讚禮講德御邇英只先後前武  
陳遺則只禹湯躋敬正四國只閱綱細目備繩墨只  
求賢審官輔至德只經筵駱越谿崗播羶腥只沿湘達  
江踞邑城只蝮蟲潰敗天方醒只說士至聚屠櫟槍

平平只賊綢繆桑土先民程善只後紅女春蠶蠶農春耕

只農黍稷稻粱荒不驚穀只米熒接秉穗完其貞族只土

四民忘亡惠淵淳只文武驩虞肅典只惟馭仄陋

贊 帝廷只滌蕩其污穢還泰清只搜儲翹秀廣無

界只百寶騰躍露光怪只筆舌曉鬯等颺拜只擢奏擾

畜六夷圖王會通只商三司百城荷冠蓋保只舉芻茭餉

糈善計會糧只臺發蹤指喉決勝敗營只務繒脂豪杰建

旌旆官只營關弓矯矢課殿最武只月質成讞信嚴申

誠發只審牆犖宮潦勘所屈保只甲入校討捕探丸戒軍只召

律學討論吏無害吏只治良冶灌辟精器械軍只械召

徠輸墨合中外洋只礮鉤觚舟車算刀貝釐只金疏鑿固

阜濬溝澮開只河杞梓瓊甃逮廢工只料祠宇市廛後

官廨工只程杵石范土若圖繪琉璃只密補苴創制成大

快只疇社哉盍卦占泰只武功崔巍啓文昌只戴弁

執豆朝上庠只文廟翬羽鼉鼓舞而張只雅樂纁帛璧玉

聘俊良只院長持衡較藝采蘭茝只書院為求老屋及大

航只求遺書剛柔經史闕書倉只借書宋元槧刊精以詳

只書局表彰忠烈姓氏芳只發凡起例網在綱只忠義登

崇儁又及老蒼只采桷枅栴椳棟梁只樗散如某備

列行只大匠所顧獻明堂只鼇足東斷復何望只亂

曰謬乎慄卹然失悲憂窮蹙合萬室嬰失母兮士之

殊俗辭親暱民謂蒼穹兮胡不仁甫離麇栗涉青春

奪我乳哺存其身揮涕西望湘水濱烏乎哀哉尚饗

張廉卿祭胡文忠公文

嗚呼惟公之生淵岳孕精渥注神馬自天來下不識

鞫羈聊浪九野歷塊一蹶謬乎來歸鳴玉和鸞中於

天機始迹黔徼擾畜蠻夷雞豚稊黍易我獠狂功施

譽流霆震風揮爰躋監貳浚膺封圻江流東瀉羣兇

披猖。帝假一臂。搯賊之亢。西睨悼慄。屢眴而傾。羆  
猶豺狼。百萬噤聲。堅城老窟。賊所根柢。高步蹴之一  
剷。千里皖鄂。連壤莽莽。相屬昔也。如燔。今也。如沐。任  
將選吏。治兵治民。爾賢爾能。我弟我昆。弊政昏俗。牢  
關深根。手抉其扃。萬目一新。如寐斯覺。覩日在晨。公  
昔莅茲。楚人實倚。聞公之喪。愕焉失恃。臨沒遺憾。逋  
寇未殪。疏薦忠賢。碁布重地。禱茲來者。嗣我之志。憂  
國之蓋。死生罔替。藐焉小子。曩辱公知。送喪不及。有  
淚如縻。瞻望遠道。馳辭抒悲。尚饗。

張廉卿祭曾文正公文

烏乎。敗自嬴劉。芒芒百代。光岳之精。銷鑠散壞。絜往  
校今。百靡一逮。姚姒子姬。邈乎甯再。孰謂並世。歟。遷  
我公。謝羣冠倫。奮起湘中。遂度千載。蹈古比隆。維公  
楸學。二代與期。六經百家。窮源汎涯。導達漢宋。藩決

塗夷於天地人。靡隩不窺。炳爲文章。遷雄諾唯。維公  
經務。洞治之機。曰惟五禮。哲王之遺。及兵與食。國之  
大謀。古稽而合。今施而宜。千聖之心。仰而思之。公之  
得人。爲天下憂。文武鉅公。麾纛旂旒。義冠大羣。耆彥  
酋酋。旁逮羣碎。壹足褒者。若金競躍。容於一冶。公益  
龕亂。再造九區。忠誠饋鎔。雲龍廿扶。手提萬衆。摧蕩  
匈渠。南掩楊越。北極女水。西指昆侖。東至於海。六寓  
塞開。天海清泚。老涕孺嬉。絕蘇厄起。凡公樹立。橫被  
八垠。紛千萬億。橫目之民。怙公若父。嚴公若神。豈謂  
我公。睇若浮雲。獨居深曠。莫盻其津。衆之所駭。公之  
所哈。公跂莫至。晨皋暮伊。暨暨其邁。戰戰其危。贊元  
消沴。潛運密移。天眷 聖清。庶其予回。孰謂我功。我  
其敢知。孰謂我罪。我其敢辭。公平卓越。亶惟在斯。徽  
烈之多。迺公糠粃。人之不諒。云公委池。吁嗟近古。疇

則躋茲如何奄忽。天實罔極。九重震悼。萬姓兩泣。矧我小子。靡所比似。薄陋滯拙。世之所棄。辱荷公知。區區文字。譬海納川。我乃涓澮。暇日請謁。公屢色喜。評推古今。往往移晷。矜我誨我。我確我砥。翼我燾我。畀我無已。我屬別公。昔冬之季。孰云幾日。遂隔萬世。天下之慟。一身之私。哀來無端。涕隕如縻。公平有知。其稔予悲。嗚乎哀哉。尚饗。

壬壬秋弔朱生文

并序

同治四年春三月望。王闓運於真定逆旅。逢同縣舉人朱君之匱。因以所攜之酒。酌奠其靈。而爲詞弔之。曰。

悠悠天地。有生有名。孰見其得。但見其爭。嗟余六載。再旅於京。今逢朱子。昔弔唐生。惟子之里。乃余舊鄉。後先同舉。齒輩齊行。生不相識。死不相傷。何心邂逅。

相見道旁。見子云何。惟僕惟馬。二羸負棺。搖搖於野。風吹綠楊。霽雨大灑。回此曠懷。潸然涕下。惟此乙丑。南士赴期。或困於漢。或躓於淮。惟余與子。不顧而馳。我生而返。子死而歸。歸歟歸歟。名身孰親。聞子之來。杭海通津。父子離別。以病託人。亦窮於藥。亦徧於神。藥不醫死。神豈通問。遲速之期。子又奚吝。無恤無親。於友於殯。無畏不歸。余送子櫬。余情好悲。獨往無聊。爰與之子。爰莫爰朝。雖未相識。髣髴而要。河之瀾瀾。江又滔滔。慈親倚閭。靡靡怛咤。寡婦在帷。情念新嫁。人苟有心。魂斯無化。曷其奈何。永襲長夜。飲子一尊。告子一言。生不如死。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古有達人。往來虛無。以究其根。烏乎哀哉。